



特へ 16  
2752  
29

29



門 八 16  
2752  
卷 29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汪伯玉二十四首

閩事棘國家急得公如天球大貝一旦借公力略定  
閩不經事少年從而擬其後賴廟計差定耳公所謂  
獨孤猶鏡磨之益瑩且此舉僅六月息扶搖羊角九  
萬益上第臺諫類若此異日縣官緩急何賴僕擬汎  
一棹從公為綠野之客傾吐揮霍使千古色動因謁

舟州山人四部稿

世經堂刻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藏本

齊雲登黃山而歸大媮快念老母不能遠出行復自  
咲造物者當忌此舉動吾曹不利人乃累公耶昨偶  
見一友人云公能轟飲至數斗不亂與公同年近十  
載始得公文又十載始得公酒可為晚合然至於命  
樽罍呼盧握槊分籌鬪白又未卜何日也語及更益  
怊悵耳沈生自是湖海氣有足當尊意者吳郎妬除  
目躑躅武夷建溪間竟不知作何狀也彼驟失公如  
奪乳兒恐難自生活矣公久拮据兵事歸奉年伯老  
先生顏色當免驩弟聞百口多負責公又垂索得無  
虞共養耶二詩欲抒鄙素遂略忘諱外具真野人之

敬希鑒入為荷

又

公別後亡何而上書人歸書寢弗下宰公者貽札數  
百言責僕以大義謂當出相公言則必而辭加峻已  
又屬鄉人郭吏部坐一介吾家謂不出何以復宰公  
命時僕尚未脫布帽鹿裘枕維摩楞嚴而臥室人媿  
媿交譴矣固強弗應乃竊聞老母為損匕箸曰吾何  
以供而之食客也又弗應則又曰而不念而父之事  
未竟也而拂造物者夫造物者造而父而拂之以自  
完則可吾何賴於後不獲已乃姑為若出者因季狂

舟州山人稿卷之百九  
往附數行以報公然匆匆未悉也至京口輒又復上書乞歸而撫臺以秋期來檄又不獲已移舟至彭城待命時有邸報相公厭政事還里僕竊自喜庶幾其遂余私乎所上書人再歸而書再寢如故也蓋宰公之言加峻云又不獲已而往之魏今稍量移也且一載而僕僕不休意若甘祿食者蓋春時復上書上書人遇盜幾殞委頓返欲復上書則見以為矯而飾情或謂躁不安其官上之臺臺輒格謂幸壯無害柰何亟拜亟返乎以故噤弗敢請而先大夫之事得之於臺者乃不得於省曰胥後命然則不佞之出竟何賴

為追憶舟中領公見誨語有味乎其言之也春時相公謂僕吾所以欲起若者非為若也宰公亦不必以吾故知若今恐不然矣跡其語今似少驗嗟夫世固不能知僕而乃欲強僕之所不欲得者而予之僕又安其所不欲得而忘其所不可公以予非夫哉四月蒞浙藩謂公當以例出西湖之上却掃飛來峯以待而不聞問當是細君見憐矣昨觀邸報旌閩功旦夕重書開府之召天下以文人業操觚不曉事無益安危之數一贅疣耳非公出不能大洗之僕當歸為公代理烟霞之業茲專急足布此以候起居且有薄懇

并希鑒亮

又

昨不腆尺素以授曳裾者計當達臺下矣山中傳入  
樞府之命不任踴躍蒲州公得明公何異稚圭得永  
叔也今五單于解辮南粵授首而明公從容運籌其  
間且以餘力發為鏡歌鼓次揚羽昭代之盛如椽大  
筆縱橫燕然山石上固千載一時也不肖免襄先事  
方循俗傳謝卒卒無可道近從仲蔚所從史之將東  
裝而以明公報不成行贊賸俱返烏鵲繞樹作依依  
可憐色幸小有以慰謝之公瑕意似猶豫已為力請

或可取陸而南也于鱗全集更半月可完計三十卷  
公所許序急付來吳明卿想暫歸里亦煩為督一序  
殷相公誌銘與不肖所草傳頗及評隲故不復贅嘉  
則在小山朱邸問仰仗不淺季狂落拓兩賢無乃相  
扼耶即二甫亦須攝國者加意耳薄懷縷縷非毫素  
可悉唯加凜自愛

又

不佞昨以一价馳不腆之幣於門下虞其悞不任行  
役且長風大濤未審得自達戟門大纛下否審明公  
從舟行吳閶之傍不嫌嗣宗服尚能以青眼佐綠醅

也肖甫中丞時邇亦可共周旋楚史事諸公皆迴  
車然魏順甫之恩明公甚於衣食之也此君治濟南  
有仁明稱無論其此沾御李所坐祇以公事左當路  
文致它譴然非應大黜典明公一或拂拭之道傍之  
苦得遂訂筵其為吾黨生氣何如耶俗冗卒卒非子  
墨所罄南湖江雲不任馳情

又

蒼頭歸則以使者偕至故械而尺一之牘後先者再  
馬六月為期期之吳閭今及秋矣能不神爽先馳於  
檣李越來間也所示諸集丁戊之際獲一與寓目焉

乃今選益精驪珠滿握靡不照乘詎宜必用七寸式  
作取舍耶獨集中三四齒不佞欲增重嫫母之賈使  
後世不見軒鼻結喉狀獲比肩夷施良汗愧耳于鱗  
集已完凡二十卷今附上鄙意欲得公序者公於世  
文章獨執牛耳不腆散賦寔奉盤血以從而世眼齷  
齷謂此子文多詰曲贅牙語即一二稍習太史氏者  
我太史氏無是也不知于鱗法多自左丘短長韓非  
呂覽渠固未盡習也公能忍于鱗忍不開天下後世  
覺乎集已行湏急就付梓為懇公之來竊有請也倘  
遂取陸而此不佞不能作長安書敢遽有請也張相

公知我且慰存我高相公遂不見臚大司馬休休感  
恩則有之燕間能微一言之惠以謝乎至不肖近  
頗治泉石臺榭花木之類益闢遇法書名畫金石古  
文不惜解衣質買匪惟寬身且用自污耳以公寵靈  
我而不即溝壑也日操七寸之觚以從忻然終其身  
矣諸處士不受徵竟拜朱邱之賜無乃過乎然貧士  
易為德耳魏使君任楚史極佳筆力小窳湏成後出  
郢斤裁之夏熟頗輕為道自愛

又

公所命材官至拜大教兵事鞅掌不忘鄙末雕虫之  
技俾效祝太翁太夫人惟是鄙末得以微技為太翁  
太夫人役則大幸也前黃舍人已徵言矣所以不敢  
辭者不佞才有既而一念未既也重錦盈筐比珠充  
橐解衣推食足深國士之感謹拜大貺 天子雖幼冲  
而 聖睿夙成委寄賢詰此千古一時也明公表裏  
夾輔王室區區流言何足介懷不肖行就禫矣蒙示  
江陵相公頗見許以為藥籠中物幽谷之卉誰能自  
芬賴公吹噓欲寘之衽褥耳亡論草土餘生未忍言  
出即此身尚在喉吻間焉能再辱耶不然時清若此  
且有一二大老知己少負蔑線之長者誰不欲自見

蘇州山人和... 卷之...  
哉子與宣學憲顧逼試日婆娑行卷中不如仍舊貫  
得早推遷足矣明卿除目應亦須試後公憐才求舊  
至念故不當求之今人也近游太湖得一記及諸詩  
不辭續貂之誚聊以附覽巡邊之暇必有篇什并所  
規畫大計幸賜指迷萬荷

又

春時賴我公之庇以有此官嘗走一价候起居而是  
時節鉞尚在玄菟淇水傍以故不得奉大教為歎楚  
之役實相公用雕虫之技知我而留我於周南也生  
平惡博士弟子業往在晉時偶一弄筆所謂老翁效

兒戲耳豈謂其好之而又饒習之耶御史雖不以恒  
時面孔相嚮然反觀杯棬之狀衰髮總總亦自厭怪  
矣往者身固因毀譽間而尚庶幾鉛刀之割以少吐  
文士氣而今已矣嘿嘿不自得托之酒酒復易醉小  
詩擬作適詩亦避去唯泚筆理案牘顛衣倒裳以趣  
臺期耳相公佐 天子千古盛際我公從容陪議朝野  
熙樂使一野人少伸其重於不爭之地亦何所不可  
耶場事畢當以不任請骸骨幸為從史之少遲則論  
囚上計相逼矣適魏順甫氏以志告成而何氏亦以  
志來也間閱之母論何氏即順甫可稱具草耳鄙意



欲郵致公為加裁削而時以質於相公何如

又

昨有一啟附我公匆匆中不知作何語也今已辭臺買舟而東稍尋社中兒與稚子輩開臈酒為卒歲計耳來教云相公甚急不佞唯相公所為辭亦美第昔人有三不可知之說即蒲州公一證也且今召起累累若項王軍中聞四面歌時態安能策蹇並馳耶公至云復有後命此自愛我深耳即入計斥幽之惴惴而敢它望乎第不佞故吳中布衣歸不難耳辱喻及舍弟傳相公欲為兩制擇人所見後進唯夷陵守袁

昌祚佳耳其人長者於文氣調甚古而暢又能取辦倉卒次則南兵部郎管志道也魏順甫清脩介峻已推轂臺使者張助甫千里才也用之邊地便當脫穎此皆相公藥籠中物能從容一薦之否公欲梓敝帚長安邸中且許有珠玉之導甚厚盛心第令人駭謂此嶺外客何緣走麓箱長安不以為伴朱提來亦且見而唾矣幸緩之即死亦當以不朽累執事也

又

自宋世人主假色臺諫至其勢重而不可返不勝不止當其重時其所擊擊擊探若張湯杜周之治獄雖

賢者而有所不免及其狼狽更以其口為權臣之尻  
而培君子公試讀永叔子瞻輩白簡語能一人不受  
察者乎乃至元祐朝宣仁尚在袞而劉元城至即與  
二呂范忠宣凡六疏擊歐陽棐而六稱程五叔為五  
鬼其人俱皆賢者此何也以在公今日何異也

宗子相

三君祖道握手涕零遂不能復奉顏色愈愴然矣舟  
中拜長歌之賜更取十絕讀之色驕行者亡論萬鎰  
伐鼓揚舲於柳色兼葭中網鮮傾醇其樂何限第念  
豪傑海內能幾半載之內去者茂秦公實併僕為三  
子與復有分司之章干鱗倘遂塞帷之請足下能不  
落莫耶上下百千年南北萬里得之有神失之豈偶  
足下幸自愛勿遂為世網困也僕之一身麤可自了  
唯坐家君羈旅之跡見拔  
主上忌者必欲置之危地巢卵私憂誠所不醒耳卷  
素汚訖附上幸麾置之

又

過淮不能待足下留詩傳吏及再附書浮沉得無違  
否歸後事小撥搆一樓扁曰萬卷擬了此春夏島寇  
暴發倉卒奉老毋避兵吳中洶洶越警恨身不能兩

耳期促又北首裝念足下抱膝吟時也何乃天壤哉  
于鱗竟以郡出明卿昨乞假去後幾時交游眼底落  
落星散可怪也眇君子竟不為我和五  
王國中多從俠少倡家遊晚節柳三變何為也不憤  
一旦叛去爾爾尋于鱗移文責之足下行時三君尚  
援送僕例前有寄示若別來亦有見懷一篇否七月  
望可抵廣陵能輕舟見過劇談通夕深所願耳且僕  
不訪足下令足下出視僕可笑也

又

及不得問昨遂成二詩及草一啓奉候遲回去人未

發把扇欲揮舊隸即至二札中語愴然心折稍讀諸  
篇格律清峻意味雋永誠是當家海內神交若此奇  
矣元白慈恩院遊相寄大是一段佳事我輩乃足當  
之來教謂茂秦云弟意亦復爾幾欲削去五子之一  
真其不遠復也何如于鱗順德亦可若蕭望之用經  
術為九卿而以試吏故守右扶風籍令一學掾便足  
榮于鱗何淺淺也公實留別詩為人所梓政不必作  
此態弟苦干戈叢中走出舊思荒落昨偶成一文幾  
作龍城公語悵然久之非兄不敢以告也

又

金陵道中得使者書知為期遲我湖濤便宛然對足  
下也幸北上期小緩可遂得遷延兄縱不見召弟能  
忘於心乎蓮花池邊必着我雙屐矣明日可度江抵  
揚州須五日泊更二日抵兄欲作一段胸中語苦碌  
碌久從吳下諸君未易擺脫耳今歲賊寇我地焚掠  
不可言倉皇奉老母避郡始從父老操戈父自衛幸  
不犯田廬無恙史籍所記亂離之狀身必見之向語  
多難無朝野乃成識可咲使者云兄為我夕起食停  
匕數四此骨肉交也俄當面未盡所言強飯自愛

又

重累念我殊至唯有揮淚耳酒間見荅一章慷慨高  
咏清霜晝飛即僕不死而二三君子健飲無恙天地  
未大窮也訊牘計將畢後五日可遂東抵廬龍踽踽  
無足談者吾以漆園擬吳生以湘纍視足下以腐令  
當于鱗以盲史肩子與日自相下上耳不能鬱鬱久  
作使者態也長安諸貴人橫弄風雨即盡逐我輩相  
苦耶苦我輩者知人之苦飛鳥鍛而縲束之無柰耳  
逐之廣莫之墟乃所以相樂也足下無害

又

招提惋別無復晤理乃更有白雲之遊也足下所携

高  
卷之二  
上

苦太多恨醉昏然便旦耳炊飯畢就道跬步業海河  
間牘山積旬日了之即寢漉是物于鱗相聞計太欲  
得僕然道出中山須烹葵之月可顛倒邢使君蒙耳  
頃聞政府此人云吾老不分見輕薄少年吾去之略  
盡獨竟餘王某也家君頗鬱鬱書來誚僕何狀作何  
筴免余謂所坐非墨污敗隳宗緒即不以施市人而  
誣朝士之籍者請十歲盡人間書十歲盡人間游履  
從南嶽還道鈴岡絮酒知己之醉彼豈其惡余哉足  
下自愛彼視而當門蘭也徐生盈卷相寄大自意氣  
中不無裁割故具弱耳去人需送行一律四絕宿觀  
中諸篇毋令徒手返也

又

齋疏人還得足下書知近獲佳麗良慰暑可無慮消  
渴否細君比何所道足下過選部不大煩苦耶某遂  
復完恒鎮牘旬後可遂握手于鱗矣足下要我作觀  
中詩而負之又負我一律四絕何也豈羊腸世途頓  
爾戒吟耶將為殿脚女戀戀無暇筆硯耳古體政佳  
可別作之勿背舊約也外短歌一章以當抵掌不盡  
所言

又

某以三日治刑獄畢則過于鱗齋中矣牽生鹿手刺  
殺出蔡姬酒薦血腸作熱洛河飲噉醉飽分十二體  
悉賦之御風雨登郡樓歌兩欲決漳河灌襄國也然  
無日乃不念子相作長安貴人耳及洛而疏吏迴得  
書知起居扇頭諸篇伉爽貴倨坐太行雲表萬象下  
伏竒哉子與明卿大寥闊不知作何面孔嚮人也老  
謝追余於魏城其意求田問舍耳某無以藉手柰何  
盧栴覺稍莽莽可談郡王丞羅倅佳士也意麟鳳我  
輩不以使者折節明當發舟汎河而北三輔疏畢上  
矣勉旃自愛無多言

又

昨得書知足下已轉勳部甚慰世貞則日侍家君談  
業海中能令人憮然不早引謝戀戀至此寧免周子  
南之搥牀已裂胸中袞作袴褶矣足下知吳中添一  
健兒耶伯承亦遂飛鳥依人吳峻伯邇時眼孔作何  
許彼能識于鱗與僕故非時人耳幸與進之

又

讀足下寶劒篇覺三尺鐵從風胡冶中來耶袖而彈  
之天門劃然中開東海泱泱乎大風矣寶劒取其斷  
決腰帶勉以禠身神羊利用觸邪敢不敬拜早夜常

李州山人集卷之百九  
弦之佩以嘉承君之大貺抑世貞有言嚮者吾與足  
下僂力矯志寔左右濟南以啓不朽麟鳳之喻中心  
藏之雖謝生中叛梁亦奄化而武昌跳踉闖入盟所  
一時彬彬自謂無讓西京之盛何期河嶽東徙貝錦  
滔天輦上君子兢兢虎視獨足下翱翔乎天府李尚  
衣衿乎關內差未短氣耳今武昌手板豫章長興万  
筆江左僕復袴褶戎馬之域令萬世後謂為何特然  
吾與長興猶足蝸涎自濡吳生仰面看人奔走僚幕  
綠衫監子猶得作先輩眼孔向之其窮甚矣足下即  
自唯日所遊從諸君得此人一舌底語否足下勉旃  
無忘夙衷幸甚甚峻伯虛懷甚難上東門便可同出  
所喻欲令歌百花洲或大江以別足下此故懷也弟  
神氣已見大巫而索耳

又

潞河揮涕作別足下書竟不知何語昇行冰雪中皮  
面剝裂殆如多年木居士以立春日抵省梧捲腰脊  
苦痛不可道蓋未及謁撫臺而募兵之檄下矣三千  
卒不難致調發無已為之柰何青州大盜俠處處皆  
是探丸殺吏以為酒杯間作劇見兵無一可用者積  
隳之後所謂馬如殺羊矛如鋏錐耳而以雄聞天下

豈不羞哉礦脉已微細官所負徒工價甚多賄賂胥  
讒矣而側聞內意未已當事者遂不聽與人之誦乎  
僕夜雖寤寐間猶兢兢且竭區區圖之不濟數也生  
死人間小事恨不得開卷不分足下諸君跋扈過濟  
南升于鱗堂因以謁太夫人于鱗徑携蔡去無賴哉  
明卿消息若何嚮者吾悲之乃不知世貞更大苦海  
也如念吳峻伯者可戒之令勿出

又

昨涂目從郵來子相已遂離政府出治閩武夷天姥  
便自氣象丈夫足跡何可只踏長安城耶二三君子

拊掌拍腹要自娛快耳計足下便道還上尊公壽以  
何時抵任嫂途次安穩否世貞本末無所復言爾時  
漏網計足下力也佛法衆生得殺為解脫亦是薄障  
才滿故青州上猾大盜以解散讀書灌園聊用自娛  
而北使至則虜十萬騎闌入遼西家君冒鋒鏑逐出  
塞僅破一障耳而所鹵斬頗亦相當竟坐鐫一官羽  
檄日上邊更益輕每忽念及肝膽艱危進退之間字  
宙如束柰何柰何子與守河亦昔濟餘意也審此吳  
生必無復起理足下乃得踞見子與故當耳于鱗貽  
余文又四詩鏗鏗也世貞每讀吾輩文不能已昔賢



覽鏡之泣此何以全於世哉一兩日前成贈足下歌  
行頗怪偉使今日得信後不復就矣薄物非敢云賀  
聊見千里亮之

又

念昨歲得子相報書不相聞者五改火矣所懷計同  
之也郎中流言島寇數闖閩諸逗撓當從坐者甚衆  
乃子相與焉以子相才佐省事百不發一靡然就辦  
慮未悉汀守治狀耳于鱗日言歸竟歸矣每苦趨省  
若就逮今以于鱗故扶輿人恨不須臾至也彼偃蹇  
再病不任客三徑蓬蒿矣而獨要吾為十日布衣飲

徐左叅許相國數得止坐隅焉子相胡不約汀守走  
一信相聞也于鱗歸而僕留子相坐上工與受事明  
卿薄謫吾黨信無所不有哉張助甫一札麟鳳吾  
輩至矣第未見其詩其書遂不減二三子信奇人也  
青州戎莽株拔歲復就稔卒無能以漢法中我然長  
卿故倦游且歸矣勉旃加飯自愛

又

走萬里使累半歲糧相訪故人意乃尔第搢題以七  
月發兩改火矣則所為君處南海不佞處北海風馬  
牛之不相及也故七言悲歌慷慨泣數行下不止也

吾黨信難為遠哉足下滯閩即閩多寇警矣廼欲以  
萬戶侯遺足下乘長風破巨浪劍客翼前技擊衝後  
視被髮燕市中時勝不也所喻曾參軍者尚未至毋  
多募齊兵徒自苦耳不佞甚熟之稍一二豪俠不易  
出為縣官用出即探丸殺人發塚亡命名挂獄吏牘  
者計以僥倖自贖勝來受事不勝輒烏獸散日者乍  
浦之役君子六千人一夜無跡且所至好剽略陸博  
跼履鳴琴未便以平法治也江淮間不借閩兵乎閩  
又胡以乏告借他兵為也足下書決然挂冠不佞一  
詩庶幾有味其言世貞幸漏黜籍獨明卿再貶不知  
所坐是不欲此子在人間耳明卿哉明卿哉于鱗杜  
門如昨徐大夫憂歸矣吾二人若海中兩葉舟何所  
問途後會未期努力強飯

又

友人浮繫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淚移書故憲使宗君  
子相吾與子相琳宮托宿風雨如梅鳴鷄絕袂不謂  
今者遂乖各天每小展念五內摧礫記僕扶服奔難  
時得郵信將子相一札問僕難所從起今何狀作何  
災宛轉片語千致讀之嗚咽涕零滯下也適會卒卒  
無南去之便因循報章今便已矣子相雖號就菴漠

然而遺藻滲發英聲卓謀僕遠禍屬毛銜寃刺骨塗  
炭以來雖綏忌守魄而萬念蹈冥子相如生不佞猶  
死則幽明之軌未岐抑塞之衷尚可暴也向僕隸爽  
鳩子相後三稱僚案杯酒然諾之好而已既當事貴  
人驟識賢者峻領藻鏡衣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還  
往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敗裘羸馬其其俛陋乃子相  
不鄙從前顧尚書所得故帚悅之下榻論心斷金稱  
利使僕忘棄援上之誠厭射鰥居之操濟南吳興二  
三君子牽挽左右亦既斐然么麼詖側之士謬意傳  
會吾黨可以獵取浮名掩疵遂欲尋響而來聆聲而  
去既戾厥望便生諍心以僕與子相為奇貨賣之嗜  
者簧鼓牙石指搗諱忌子相既不獲安鳳池而僕之  
餘浸徑沿尊人沫血迴腸方寸萬蠶欲逝不可在生  
無術試為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南使子相移  
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率相過從擊鮮釀醇  
刻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輒飲飲過輒醉鼓掌掀眉  
談究古曩比興所繇之旨上下數百千歲汗隆之調  
角勝自賢往往移丙連五無復知且坐是奇聲不得  
盡閱時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子相隻語及長安中  
人事也毋論子相慎密雅重僕即狂不檢獨不念家

大人出沒荆棘為于垣累乎且為文章不已其效能  
使智者妬愚者厭弱者獻讒力者出秘大抵勢當然  
耳其所以乃在慕同調薄異已踈易親賤喻貴少加  
長增教益情遺落富勢脫踈寒暄親暱麤蕪倦罷禮  
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間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  
如賤矇之度大空何挂吾子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  
簞脣頰非刺長短不亦繆悖大冤哉至又謂僕與子  
相嘗為文哭竹書姓名人以聳動大臣令甘心我記  
其人自陷辟後不佞竊以國家於法已盡矣念居平  
遊好腊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寬大顯信之

朝即扈輒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足矣豈有形之  
翰墨以干大僂者哉子相之于斯人固未半面也今  
者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者陽為子相也  
者謂出子相也者陽為僕也者其陽為二人解也是  
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令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  
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練  
誤錄有司肉血躁熱氣志衡厲每多藉康嗜醉之癖  
而負燭斗抗名之敖間懷傳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  
後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濬治兵革僕虞深巢幕過自  
懲刈跬武山嶽搖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啖蠟第令

太宰御史考吏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  
圖青蠅之巧變白為黑迅雷之濫擊讐逮株僕不憚  
左手奉尺牘右手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  
哀延旦夕之息者冀日月之迴照而雷雨之有時憤  
激暴沆非有益於生存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  
吞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  
獨何心苟住世間不記單闕之歲西邸中語耳子相  
謂僕夜夢黃衣而牒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  
如是因相與詫歎惋然久之咲曰彼真以為能死余  
耶即使曹蜎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既以

稍稍讐言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無王融  
中郎恨作此寂寂竟鬱拂釀病審尔子相不亦明珠  
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大人當得報投并幾絕救之  
乃解子相寧能忽然逝也若婦竒妬未有子痛哉吾  
為歌三章詩近體二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不啻  
是茲與子相約異日冀得沐、恩赦奉家大人南還  
以菽水之間當徒步哭子於邦溝之陰搜所著書籍  
汰次其事與于鱗序而傳之脫不諱亦欲子相治一  
容膝之室泉臺傍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  
以拮据我輩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覲顏而技辭也

耶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三十一首

余德甫

弟自前歲附一書足下輒得痲痲疾幾死久之昨春  
有天子詔匍匐與家弟北上留滯國門之外至秋  
始得從昭雪追唯疇曩但有感痛耳歸理書室得足  
下手教滿帙及拜雅贖新詩已入無漏境界令人且  
讀且賞歲杪與子鱗談足下詩視燕中時隔一大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知萋菲之輩助足下不少矣聞復爲寇憎且有祝融  
之變造物者何意幸老鐵尚在不足多惜不才踪跡  
誤玷山公故事中然此生斷無出理坐卧萬卷作老  
蠹魚此鬻何似食大官膳單舫雙屐於浪湖山間何  
似車塵馬足且暮躡屐慈闈問顏色何似候光範門  
非足下不敢道也用晦句意時自超勝與足下倡和  
良佳然渠一瓣香竟落何所湏足下爲拈破徐氏人  
去迫種種所欲言付之烏有柰何扇頭詩亦出草次  
不足存也明卿三折肱知爲良醫政恐仕宦不止執  
虎子耳子與貧然客口益進餘不悉

又

用晦所使人至得足下書叙致縷縷且爲先君子哀  
些輓歌情文備極時僕襄事甫畢還越而有晉臬之  
除以歲告墓取奏之栢間神飈格磔痛復新矣寄來  
近集翩翩有歷下風而老語時自隄健用晦駁駁欲  
度驂騑前豫章斗文不在十莫令人快賞何極芙蓉  
社稿已爲作序并奉酬二首湖上草堂一首試讀之  
何如郢匠之斤也僕久絕意世路而爲造物者所強  
復就羈勒雖一再遷覺景象不大佳也上書納告爲  
歸耕計矣子與白首銀艾足下差得金紫明卿屈膝

又足下抱膝時也肯以彼易此否比苦舍弟北上百  
冗如蝟而乞文者踵接出毛孔間語應之極不有致  
行年四十五髮強半白右輔忽墮其一仕宦不止車  
生耳思之令人悚然

又

昨內戚中有郁教諭者附一書新刻足下不至浮沉  
否涓人來得手教累帛具悉近况幽憂之軀不能奮  
飛渡大江揖足下匡廬五老間政當於梁月想像顏  
色耳徐吳二生作萬里外人于鱗遂成隔天昨有  
李翰林維禎者贈一同人詩云中原七子已無多誦  
之毛髮悚然竟爾成讖所刻芙蓉社吟稿聲應錄即  
吾二三兄弟隻語無遺失者足下誠一片有心人也  
于鱗全集凡三十卷梓之期來春三月內完足下可  
多致側理為刷幾部并及豫章諸王孫好事者見和  
大咏悲愴用此令不佞便欲擊唾壺然至千里之念  
則久耗磨之美二章奉酬來雅并薄有書刻之類以  
佐鄴架幸賜麾納用晦有東下意果耳當為掃一石  
小祇園也然不虞濕束宗正條否

又

魚寄順甫

昨有一啟附順甫兄計已徹覽矣賢王開館蘭臺以



全楚史見屬二君子何必減左史倚相宋大夫班管  
餘泚揮酒篇什令三湘九疑增色健羨健羨第此事  
全賴伯玉握牛耳今復內拜恐諸君遂成叅差且淳  
父前卻幣仲蔚復滯行公瑕亦在躑躅慨然往者獨  
嘉則耳雖僅西南一方而上下千古私心慮之不肖  
少時聞顏亳州作隨志以為佳後得而讀之殊不滿  
人意且編年非體也近來青志稍可耳于鱗集已完  
梓可三十卷伯玉前許作序亦復以屬明卿二兄有  
哀輓章速寄來欲置卷後嘉則便附此不一

又

陸生歸得兄手教及鵝鵝之貺况如面存自旬日  
新慰懷非一弟九月間買一舟汎太湖登兩洞庭覺  
此身飄飄出塵世外歸偶子與於胥門容髮憔悴斗  
酒相勞已而甚憐之也詞人百六無減于昔僅伯玉  
宵甫兩君氣差王然伯玉已不免齟齬矣足下與新  
例雅合第陽喬甚衆而中丞公長者少具眼恐不能  
援兄於驪黃之表然大江以西有操千古物外權者  
似亦不在長安冠蓋間也二陸生沾沾御李復感推  
食之惠以為眼中無此人縱忤桓大司馬不恤也扇  
頭之作故顯及此亮之亮之張元春者吾小友也從

思伯游嶺南毋論思伯雅士元春画品在徵仲叔寶  
雁行書法亦精工足下拭目之便一日千里矣日苦  
文債填委草不及悉况丈為致聲欲作一詩寄之尚  
未成也

又

邨使來得所寄書及讀新詩感激用壯令人玄髮見  
須為大公立傳不佞從子弟後職當效勞何至辱  
籬哉第知足下欲重之聊拜賜耳拙筆不足以重太  
公復自媿也楚臬之補當事者似為塲屋見借不免  
一行以答其意事畢即當卸衣稱五湖長耳邨使僑  
行時太公微有霜露之恙想茲時已勿藥肖甫于旄  
見存杯酒揚扨甚快但苦百城趨謁之吏波及衡荆  
更成擾擾兇輩又有婚事徵文人不減催租擬於伏  
中避暑金焦間吳楚不得而有足下以為何似作傳  
日凡二十起始就一書亦五起武陵天台間人真堪  
妬也餘不具

復肖甫

不肖行乞燕市中一奉顏色嗣後絕不聞問僅從徐  
子與得足下謫狀之略而已日前有郵卒馬生者來  
言遇足下頰上念及不肖語縷縷則知足下臬頰上

金州山人稿卷之三  
五  
已又云有新命視滇學政則足下又臬滇矣居無何而使者至以書與幣來開械讀之叙致疇往所不忍竟嗟乎肯甫足下以君奔命之身且有行色百冗蝟起而猶能存溝壑故人胸臆間若此朋友之節猶未墜地也諸篇聲調極佳已坐開元堂奧間僕近有論藝六卷自謂頗窺作者之蘊刻尚未完俟後陸提舉任滇南當附覽也陸子僕師也足下幸憐而視之如視僕也外又有好事者刻僕與干鱗往復詩足下試一觀之僕一立骨耳世好了不相關小賴篇翰文寂寞送餘畧先君子可以入土則有飾巾待瞑耳足下無以為念也不腆將遠臆并希鑒入谷永有言萬里之外以身為本勉旃自愛

又

昨奉謁不能操勝肩斗酒一伸州民之敬而開府忘分循舊畫頌家釀俾嗣宗白眼愧俄於大將軍側偶乏穎考不見譙訶醒而內感且自慚也次日袁扣之太常復見挽醉卧劍池千頃雲極思得江州鹵薄耳承有東巡耗旦夕掃小祗園以待忽拜手札知且為皖城之行不唯此間泉石色阻公所留邢州小槽真珠能無嘖嘖望御耶此段或一月可竣尚不孤竹馬

公神略潛授臬逆授首上寬霄旻忝在交知不勝慰  
情所喻于鱗集序豈唯太冲托重之意亦自公季子  
挂劍高誼耳如以幾務為累弟當勉爾效顰政恐不  
免唐突西子也別示云云不論當否世尚自有人

又

得足下書知按部近况許以旬間過我小祇園也泉  
石卉木至鷗兔赫蹏種種色動思御矣新詩雄麗宏  
放幾欲槌碎黃鶴華髮漸看天地老語又令人悽然  
相見無復它僅堪浮三雅銷之耳拙篇不足效顰聊  
見奉要意第所謂延之五君者不可不自脫然也明

卿遠相存吊故誼不落莫焚大澤去潢池非遠祝融  
又其鄉人何無狀乃尔耶世界缺陷要不足多恠于  
鱗集序當如命弟恐遇識者謂不如牀頭捉刀人乃  
真英雄也一咲一咲明卿寄來樂府覺過模擬不堪  
見大巫唯于鱗亦中之然時時作精詣有摩天自運  
之勢承示真所謂有識不異人意也

又

弟以前月二十九日抵襄陽而是時孫中丞以其日  
走宜城僅一再相聞耳三日上代疏因發都下書得  
百函即欲遣信候足下而念無可使者談蜀道難輒

吐舌乃拜郢陵還過均州武當鬱鬱若作眉間色以  
望日早發遂轉入深山中沿洄漢江時寒水涸澄碧  
透底怪石競出如象如馬何啻百千昇人右鑿趾水  
即左擔時縹緲破雲際忽降若墮深谷吾以為劍閣  
灑灑之險不過如是耳願從者而唾何獨畏訖張使  
君次日關戟延見吏民頗檢積牘報諸鎮書更不能  
一念寘足下遂以又次日遣信凡所欲告足下者具  
別紙足下日奉太君即無意人間世世固不能無意  
足下也郢城如斗大千峰牙距四護之江水流几席  
間亦一竒也第老態歲比甚聲啞齒豁不堪吟嘯又鮮  
適與為酒人者當復尋博士行逕耳獻歲便五十後  
期轉迫勉旃各自愛不腆一詩五扇及它機杼之餘  
可以佐太君晨旨者惟財納為幸

吳峻伯

子相書來知足下已至京甚恨僕得一官不復能奉  
教左右也向者附數行張孝豐當得達否足下二十  
年名家猶令僕行抱案轡上君子不自厚顏乎符節  
令頗闕或得方朔金馬之興且與二三子唱和足遣  
也僕踈節濶目東方千騎聊以適趣而已不日擬復  
理漁獵之業與足下相見無期欲求平日詩稿一錄

庶幾展玩之餘不忘萬里比鄰意耳顯侯

又

使者來齎諸土物種種烟霞間色也復從宗生致先後二滿帑足下念僕深矣所叙家難縷至今人酸鼻不復能誦雖然詞人百六豈唯足下讀禮之間猶得經始玉華屬厭泉石僕案牘中老吏耳季之所得孰與仲多耶知欲請外甚力金馬落窠殊不足辱長者第閉目掩耳不妨作東方先生監司腰膂乃非丈夫所堪僕既已湛浮苦海不得不為足下預憐耳鐵網中十年珊瑚一旦披示踴躍震眩無異賈胡足下不

悔暗投僕亦何敢自外幸少寬其期旬日後可上也松蘿之契宛爾高度吾東吳菰蘆人敢仰覲足下緣得浮家泛宅往來茗雪間此段致非此不長足下同之矣臘月初繳冊便發取道上東門能夜出一相訪否宿抱如洗子相為人精進不可不日下上也伯承沾沾自喜竟無作風塵面孔時宜詣耳

又

暑迫謁臺遂為所強留滯彌月聞兒病疾驅東歸則小棺卧壁間三日矣摧痛幾不聊生間取佛書讀之粗得過耳訊謀縱橫強出視事無面孔可以嚮人僕

雖未敢效西河之毀亦安遽附東門之達進不得為  
夷甫退不得為元歎房櫳若掃粉黛削色足下知之  
能不一掩袂耶太山之篇草遽不足以辱大譽三詩  
清可咏覺風味藹然時來濯人爾時眉頭鮮復可  
解政賴一二友生耳玆謝玆謝足下以何日還臺僕  
亦欲西也天目諸峰時鬱盤五層中雖歸計齟齬要  
當非遠足下步武僕便先驅

又

夏時為舊部曲所強不免作一書附瀆當上記室否  
明卿來言足下詩佳甚然不能譽其語僅從助甫處

得十九章讀之信佳也捧表者不知為何公故無從  
問足下起居世法大自應爾諸佳宦如織獨山東部  
吳使君儼然于此不凡不凡世貞兄弟自橐籥外可  
有眼淚洗面耳居閒無賓客解救即萬方不入也獨  
以白羽小息而竹宮之釐多上瑞者真以衆免耳委  
巷中每見歌薤露人輒便嘆慕以人理既窮都不如  
逝者之快又有所不可輒弔勉就飯食耳張司農故  
知也當世貞患難時所以慰藉存問不避眈眈有古  
烈士風以嘗備足下屬吏欲受面焉使世貞書先之  
敬以起居足下

李伯承

使者至致手教嘉幣殊荷記存三詩為東秦生色矣  
樂府選體大是風人典刑此段悟境前輩絕少須數  
日為足下細評雖然僕乃一長槍手也將無為毛錐  
椰榆乎哉所諭茂秦云云君子成人之美固然僕語  
亦不甚作劇盧柟落魄不齒之鄉曲之譽故是數百  
年賦手也謝宣城獎進小才至謂無惜齒牙餘類覽  
教殊所未解或他有聞否

又

樂府繇麗抵掌叔敖併其風神似之五言選亦多造  
心之語間可商略者十得二三亦非鏃錚時人名比  
也知足下愛僕深所評騭不敢以諂進足下無罪其  
狂茲願人封上近體更希示教僕粗已成帙旬日後  
過上東門倘遂命駕不敢不出政恐飾畫無益唐突  
西子耳

又

昨羅生來得兄詩馬太史吳提學來復再得兄詩兄  
三及我詩矣而缺然不報即寢食無其焉一則以賤  
姓名如猶縉紳間疾走而避之懼其點也而何以辱  
長者一則東邁之後濡首刀筆枉棬其要思都廢矣



即寒暄無益之語又何以辱長者然竊聞足下則晉  
為侍從尚符璽雅步承明之廬以為故人光重幸甚  
足下吾黨出為外臣僅于鱗老博士師可與言詩已  
耳如弟縮兩綬訊諜譏駁日至盈庭寢食起上皆白  
跣也足下天上人不一哀其窮加手援耶匆匆間拈  
得一五言律忘其似否足下有以教之餘不悉

又

伯承仁兄念間忽辱詩寄及便與謝李輩宣之不覺  
愴然南望雪涕也追僕昔覲與足下落落耳既漸覩  
所作心稍敬愛之足下折而與我好古所謂知己則  
未也亡何足下嗾命東土濶愈半歲間時追過投分  
之淺愈益係思追復見愈益親且真也更見不知作  
何如好耳足下勉旃簿書見牽慎無厭薄一邑數千  
萬家生死足下喜怒中可畏也

又

昌平南道出碧雲寺坐泉聲取執事書讀之良快復  
自恨不得與兄共此境界耳次日便蹈足苦海簿書  
堆案不覺林泉之思與緣都盡業已傳河間牘七月  
間可會邢大夫矣風塵中差此慰心數曆過日又未  
審何時得奉談笑也京師態比當益甚不妨達磨面

鍾山先生集卷之百三十一  
壁某踈狂自許一觴一咏今段刀筆亦自錚錚捧腹  
自笑老子韓非同傳也子相不可不會同年中楊膳  
部其人人物志也亦一二下上否

又

上事人回再得書相問殊至邢大夫粟一麋待我就  
刺取血酒池中牛飲各成十二體別矣謝茂秦盧次  
梗謁我於魏城中一日竟去某當遂東汎河取道益  
津也京師中態日益甚嫫母眈眈足下於何處藏蛾  
眉耶見須故稿且就緒詩若文可得千餘首昔人所  
謂仰面看屋梁冷淡生涯耳鍾期何人哉勉旃自愛

又

比自庚午奉教後棄官南歸再起出入燕楚時時念  
兄無異粉署而鱗羽為艱近從李史君處得手教恍  
若奉顏色且連有三熊之夢不勝慰心白香山官位  
差小進耳聞濮上園亭若履道者四變素綃角又更  
倍之渠僅有阿龜不堪遼落兄篇章朗著又非彼所  
及也所冀禪心不墮魔女手中時時容綵筆翫世耳  
新刻甚精第記得兄白鹿舊聯世遠六經藏入壁冊  
成五老化為峰是前人所未道語今却改上句覺景  
雖勝而聲事不稱仍舊貫如之何吾家弁山園真是

稱三山大水宏麗幽絕事事可意為吳中少年共之  
鄭城僅如斗大安能久飽繫耶所輸尤者此一着耳  
承諭後進何如人天下大矣句踐尉佗崛起江海間  
不無大國之賦主盟故當自難兄表裏河山故無害  
也李史居然有慷慨擊唾壺意亦是一恠事可咲可  
咲

魏順甫

前春一附書及詩順甫也計當已達何寥寥若此得  
報知順甫還為舊雷馮生白首之歎豈唯在昔鮮曹  
事薄足以佐順甫開卷無害也世貞竄跡海郡無可  
復言塵念不能自割絕當借人了之耳明卿豫章詩  
絕佳雖已稍遷然文法吏益得以濕薪束之矣山居  
四載著述何何以教我寸陰可念即一墮身手板  
間行當悔惜也李實夫還部否所與往者何人不惜  
指示為屬春雪作寒強飯自愛

又

至後得足下六月書附承起居為慰知數過于鱗甚  
昵往者乃壺公試長房耳四律氣色奕奕射眼梁甫  
鮑山聯小似杯棬杞柳然不傷句愈見苦心年來白  
眼倦看人有味乎言之也僕不即死猥復浮沉里社

中真難着眼鷄肋此生時自覽鏡私恨七尺為千古  
慙人開端獨詩筆縱橫靡所不破以此小小快心如  
阿鼻中耳露洒耳覽足下新詩令人想見司馬宣王  
拒諸侯渭北時狀歲月其馳勉旃勿輕失于鱗也近  
體聊見鄙懷并有于鱗一卷可就索苦讀之

梁公實

昨足下行未幾僕遂銜命出問途中人足下動止歷  
歷恨莫及耳抵家苦應酬久稍稍醪方築一室未及  
置圖史海寇猝發倉皇避兵吳中吳中世情太不減  
京邑且更北耳于鱗書來言賢弟復得雋大喜足下  
眠更穩番禺饒山水璇房葯室中多列仙隱君子相  
游從甚樂也第舟舫未易化石髓難識亦有不死術  
足下知之耶廣陵遇吳明卿為我停數日過從倡和  
致極不俗同舟梁生落落別可人意小比當得面子  
相風塵中不意有此段事于鱗出守以貧故不能具  
太夫人饘粥故聞謁臺使者邸中長揖徑上莫能詰  
也故是吾輩作用增城香山二公會否其守論云何  
知必無鈎絡足下強飭自愛後晤未涯勗之而已

竒陸與繩

弟此行殊不得已苦當路聊蕭之不置且無辭以對

耳六月觸暑就途公私追錢十日內遂無頃刻休如  
陸叔平周公瑕及二三宗戚居然至情此外不免張  
君嗣之歎矣今日至舟陽稍間料理故人遂能急兄  
走一价相聞滁陽距江上百里兄之不能會弟猶弟  
之不能會兄也肖甫出京中報書云兄非久即北召  
乃數偃蹇除目何耶如弟猶更杳然雖時時信一反  
然旦夕事異安能望栢樹子成陰哉每讀李于鱗詩  
奇數能令遇合變美材常被功名愚此際不覺有味  
也肖甫每謂弟與繩所至推轂足下奈何寥寥齒頰  
間弟謂與繩以道眼觀弟弟尚隔一塵以世眼觀固  
自愛其所當意者何能不推轂也若弟所以報與繩  
則異是願與繩無赫赫名願與繩無德於人而已徐  
相公之愛兄甚其次則我相公佛地位人也而外議  
猶謂臺監為之快意弟不自量欲出相公於怨親界  
而不能奈何奈何不腆扇頭一詩及機塾之遺將潤  
臆乞照入夏熟雖溽滁陽公署若蓮花水月觀當不  
苦也

王明輔

郡城飲十日甚驩二布衣遂獲虛左也雖然彼所以  
重使君至矣飄飽無恙遂抵益津治牘畢且北日取

有吏腐令書佐濁醪以當二三君子耳于鱗比復相  
聞否理篋中僅一箋捉筆書二詩遺足下及羅君有  
力者負之而趨可也別封為我遺盧生匆匆不多及

又

曩歲以獄吏持少緩而家大人念先壠則從囹圄中  
刺促世貞歸也以故得道謁門下迺門下不忘故歡  
進之先國步次家難縷縷叙致即不以酒食奪區區  
守而枉車騎傳舍餼廩繼焉歸無何則傳有非常之  
耗狂走冰雪不能告別門下竊自謂旦夕人耳亡以  
報長者洗沐恩唯是敝廬饘粥之田以席二天庇至  
都乃不遂捐了然之息居閒逕絕躑躅覆盆之下希  
回照耳平生還往削跡且盡而乃辱門下遺之書至  
損奉祿之貺入與家大人言之出則對老母相隕涕  
以邦君高誼所罕當者又昆從縣家來稱僑產它邑  
幾不免控揣門下為移邑免報自中禍來盡室而北  
拮据桂玉家乏紕綱非門下憐而寬之不併為溝壑  
之瘠耶他日萬一奉赦歸僅有一子為府主踐更亦  
所忻耳家大人一二門生輒為瀆門下此欲自盡其  
所以為家大人省門下之念愚父子至矣固不必爾  
也悚愧悚愧神明之政翕然遐邇旌書日聞節鉞在

屬恐不能為父元久借公柰何世貞比狀無可奉聞者太乙祠釐不似差用小寬耳

又

每與陸太常語公清度津津溢齒頰間也大梁無信陵夷門之風者二千餘年于今矣于鱗非久輒去唯公有以復起之世貞故是丘壑中物昨為造物者所強已不免深源公曾稽王之歎今段事勢至此豈可更流洄濡首二月初即上書乞休無何老母忽感脾疾幾遂委頓幸在以待漸就痊可置身醫藥不復挂人世事矣承公憐憫慰存唯有感歎公此遷倘在江浙

尚能扁舟出遊於棠陰下也偃曝無事戲題雜畫十

二絕念欲得佳筍藏之適公使至聊以奉歸

又

向有梁生者云欲西北遊太華因附奉懷詩於扇頭并徃所草庵言乃聞其人尚留滯金陵恐終不達矣懶癖怯暑不欲與人世事忽有球琳之翰從雲間墜讀之則恍若對芝宇於鷓適軒也僕近得隙地於隆福寺西頗饒水竹前結茅宇後構一高閣安藏經時時戢身其中不復知天地為廣恨宿障太重魔來燒人不能洗盡耳公所為就正錄序益見造詣之深魯

君可稱大力人太極圖元大返漏然讀所梧析又是  
一重公案覺明卿數言簡切耳宋時措大掩竊前賢  
訓故操戈入室邇來似有天意僕恐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也關中諸名集荷一一將致僕嚮者略聞  
之李斯云擊甕叩甕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  
者真秦聲也想公亦以為然耳向卷誠惡札賴偷兒  
為我藏拙不堪再塵鄴架矣近成感將軍新書序并  
雜刻二種亦牘一種扇書詩請教物候向暑冀加殮  
自愛

又

歲大受計寔藉口公與不肖以文茲舉而公竟不免  
夫孰非命也得手教三復之怡然以一二知己為快  
而不以銷骨為恨殷深源小豎子耳即虞仲翔亦似  
芥蕙吾法藏中固自有人也不肖幽憂如昨宿業所  
纏作老蠹魚齟齬不已翰墨時時自入邇又於小祇  
園增一丘一島一渚屋十餘椽水木芙蓉數百本異  
日把蟹螯拍浮酒船中野人生計足矣不覩李都尉循  
髮時語丈夫豈堪再辱耶不佞椎不文無能為先府  
君重何再承筐菲之損念一信四千里不易敢拜嘉  
薄有所效以當於吳縞之誼幸賜裁納所需舍弟書



渠臨池之技遂出不肖上不敢隱也却上四紙薄寒  
惜慄北土尤甚葦然之身小節哀思以為茲道不宣

又

自入鄖吏牘小簡得從事鉛塹暇輒屈指故入心旌  
摇摇太行白雲間也暑退擬走一介以候門下而郵  
傳紛紛格司馬法不能發符繻以俟小間而使者先  
之矣公方黜羨杜權以與群真四果地位人游乃不  
忘舊知而使雲霞之跡屈重於風塵不佞固喜欲狂  
然能無不中噓也所諭新築在千雉內跬武丘壑放  
意圖書超覽宇外而不鮮離索之感乃知三徑非難  
二仲未易僕比不携家僅一有髮僧耳日受堂叅而  
無法可說稍得靜坐滋味似見阿閃又以為總持一  
念所奪俱不堪奉獻也小疏時上多齷齪長語然已  
荆棘世眼謂不病呻吟老翁作兒態矣公何自賞之  
乎公自稱守鄧時得臺一温語增價十倍敢不敬拜  
下體之誨不佞即黃綬以下未嘗不假以色也太夫  
人七袞不能稱鮪從子姓之末以為歎不腆之辭庶  
幾少効勞焉來月當恭効左右諸惟為道自愛

因念數子中于鱗最久類仰上下旁及吾黨足下雖



渠臨池之技遂出不肖上不敢隱也却上四紙薄寒

幾也校幾焉來日當暴校式本詣斯為嚴百愛  
人子察不指蘇前對于技之末心為憐不與之編  
不謂之歸不謂明黃幾心不未嘗不謂以少大夫  
平公自蘇守澄和對臺一品詣曾對十部煩不煩  
味棘世罪暗不亦如今失作非良幾矣公何自賞之  
念何奪財不野奉猶少小飛耕上幾豈豈身語然  
無去下篇醉醉結坐茲和心良何問又知為懸科一  
二竹未思對山不對寒對一曲幾曾且日受堂察而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二十八首

吳明卿

舟所得十絕歌之不覺泣然涕下也悲風泱泱乎未  
哉已又自慶生平脫踈多口語與世左道何辱幸諸  
君愛發潞河南者日亡慮數十舟那能載此詩往也  
僕南矣所見風物亡不勝昨游者至所與接語非類  
因念數子中于鱗最久頰仰上下旁及吾黨足下雖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一 世經堂刻

晚合亡滅肺肝五嶽之士風馬不及何觸而聚曷剖  
而解天涯比鄰固古人神曠之說想像容色至於落  
月屋梁又何悲也抵前途少息欲作廣五子詩遂首  
足下矣勉旃自愛視草下形闈約數子夷猶西陌街  
杯酒放歌毋謂少一前席人否

又

天津人去附一信想達矣舟日夜南追侍老父抵吳  
門稍得一會屬軍事迫匆匆第言明卿有卷軸寄余  
者置麓箱中持去越矣歸後接俗客欲作胸中所無  
語酬應甚苦抵淮臺臬諸君乃更令作生平所無態  
身是卿輩人何堪遭此鱸錐也于鱸時相過否子相  
慨然拂衣大是急流勇退僕郎秩且五載栖栖道途  
當為愧殺幸強飯少有所見進退亦陳迹耳明卿倘  
有時覓便寄我乃深頌也

又

廣陵三日飲大是奇會吾輩雖于鱸嶽嶽能作酒間  
狂態媿之唯足下與僕耳北就子與拉順甫過吾未  
嘗不南望長歎也曹中日對纍纍出嚮俗面令人雙  
眼自合推案小間即取架上編讀之古今稱缺陷  
世界所取既羸便可隨分必使有盡之日事求相當

拉音蠅招

汗流  
淋漓

亦已愚矣。此間甚少足下，何不促携楚袖來耶。縱武  
溪中桃花可念，巴渝瀾瀾諒無足當大雅者。抑何濡  
滯也。順甫幾類曹溪春，汗悟數語便入法門，恐不免  
北宗忌惡耳。懷抱對人極難為，足下之言，島寇復犯  
越，老父握節奔命不暇，散廬枕海，或終遭賊手。于鱗  
出牧不理，上下奈何奈何。

又

聞足下問大駭，已欣然其之。知固宜耳，不記子與坐  
上鼻息耶。諸貴人目攝我輩，久且未發，雖然僕乃其  
魁焉，亦寧能獨後足下。夫諸貴人計且誤矣，僕以為  
忌足下，莫若顯足下，用長安一席地，縻之。今令不絕  
升斗祿而放之，曠蕩清漣之所，使窮耳目之態，而時  
拂以牢騷激昂之思，此為厚耶。薄耶。于鱗且甘心邢  
州牘暇，呼蔡姬佐濁醪，耳二三子亦尚旬日歌呼為  
樂。獨僕仙仙乎，困一室，舉翮四隅，時賴歌詠陶寫，無  
足言者。人便聊以問足下，更旬日可得復書也。自愛  
自愛

又

昨得書，知益教然自放也。子相謂徐兩生酒炙盡足  
下也，固難足下哉。諸篇如食周家寒具，快不可言。薄

命蛾眉歌之恹然涕流乃某心頭語假楚狂發耳足  
下侶欲得不才文為別恐益丞公一彈章然亦忍能  
意相拒也謫地當何所嚮風塵甚矣吾二三兄弟恐  
遂生死別滄景之間取道握手亦大奇也第不欲傷  
老親心且復踟躕足下無恠拙集須有後命乃成帙  
必一寄衡湘間別紙肝膈看即焚之

又

別後再把于鱗臂一遇子相獨於足下僅從郵中得  
數行耳人生忽忽可念既無王喬越境之送又乖叔  
夜千里之駕足下以僕非人哉凡三夢足下最後乃  
葛巾來謂余不能折腰鄉里小兒徑解官去矣豈足  
下真有之邪適得邸報僕已作青州老兵足下能屈  
為郡僚否庶幾尚可朝夕也白鹿洞新詩當何道不  
必廬山康王谷水一洗數百年俗氣矣家君粗自健  
兒女輩無恙聊報足下

又

海上報足下書與諸詩計已悉徹覽矣足下何時獲  
南康任守拔無恙乎僕寢處躑躅加之新少年如東  
濕薪所以鷄肋未決者豈謂五斗足戀耶北風漸息  
老父或可得以冗地弛肩僕行止如枯葉凋承之而

扳音班自下援  
上也

跳躍

已于鱗再發關中書大賞僕詩以為秦漢來二三年僅見此物耳知言哉使得足下諸篇讀之又不曉作何快狀也聞越二君子一相聞否于鱗有四懷及四寄絕句僕方和之未就今錄以寄足下兒長能跳地作虎子否吾兩孺風氣日上其一以侍家大人恐足下欲聞之

又

與于鱗約久欲走一介訪明卿匡廬五老間未果乃數從除目目諸遷人獨明卿自如恠之又數夜夢明卿憔悴風塵吾二人東西呼之不應也書謂于鱗得無有夢乎乃復從計吏下謫矣身進不從不肖退不從于鱗也妖夢身踐胡言哉胡言哉明卿即携二婦汲武昌著犢鼻賣酒不然何以吟之長安中大人橫目待明卿來曰嘻而索而予研然固當即明卿創何面孔向之明卿熟計報我也于鱗自喜益甚衡門儵然不容尺履第時擊鱗田間從夜負卜夜歡耳青川綠沈如雪山世負治之且三歲耽惠文無能難我也則明卿以世負於龍乎哉世負乃非夫也坐家大人次且故不歸後先等耳東方之人亡識楚道者彼風馬牛不相及甚難之衣裘二種以共

以

下體餘奉少許時作酒湏

又

歲杪懷人淒其欲絕得于鱗濟上諸篇已復得子与  
嘗中昏足破栖洲最後而足下出使至子記念存先  
君旧雅羊曇西州之慟損餉老母下逮兒稚俱辱籠  
篋嘉賓剝下之資武夷一集烟霞蔚然靈運臨川之  
藻未及子相蒼最遺文子期山阳之思促与家弟宣  
之始大愉快使我神王既復循省今昔愴然内沮泣  
數行下自子相公实婁遷異境于鱗鴻舉僕亦蠖尾  
徐生齟齬衣冠道尽僅一足下碩果不食惜者何物

能令人老嗟哉嗟哉僕奉諱来忽二三載偶不既死  
戴顏稱人還以冠警奉慈顏入城雖未脫衰絰長絕  
聲伎至人間吉禮高宴一切廢謝而饒口不禁遂奪  
蔬素結習牽引仍輯敝帚風蟬雨虬候至難遏吻翼  
之間資人厭咲徃徃臨境自擲中寢忽起與愁終天  
無境足避欲死不得生無一可嗟哉明卿世人見僕  
具眉目張口舌緩步詳視猶以七尺見待不知其人  
已非人也不然家有先人饘粥之業良賤千指頰仰  
無累敞廬園池容膝之外尚可游目藏書萬卷作靈  
魚其間亦自足老僕豈逐逐腐鼠者自明卿外于鱗

子與有幾鮑叔故聊為一言之承諭擇珠之夢此是  
 足下精誠所發于鱗往往照乘如僕不過一鮫人決  
 耳聞寇近耗如何邵武雖在上游不至剝膚行省資  
 調兵食恐不能不妨嘯歌也子相集序勉爾奉命中  
 間評騭不相假無論二三君子即子相地下聞之亦  
 未首肯然僕以為吾曹宜據實毋輕許輕許將使年  
 少有以窺人李獻吉序徐迪功集云大而未化吳子  
 輩謂獻吉忌昌穀此非也昌穀偏工雖在至境要不  
 得言具體何論化乎吾猶以獻吉為浮未見其忌也  
 叙子相如是是足不朽矣明卿以為何如癸亥稿乏  
 善書者僅錄近體以當面扇頭一詩見鄙懷幸教之  
 子與故倦游不出矣泉守周公僕嘗及門焉亦相問  
 否王道思遺詩文煩為訪錄全本相寄順甫入及于  
 鱗門而始見亦大恠也今幸懽然矣家弟工于鱗語  
 風氣日上不至落莫恐欲聞之故具示

又

前書去以烽燧故慮有浮沈不謂復得使者辱餉種  
 種備至三月而兩損故人筐篚又越在數千里外何  
 念之深也扇頭工作情至語殆不忍讀諸篇精核沈  
 雄五言近體尤是長城紫牘間乃亦有天際真人想

核胡得坊菓中  
 實



耶僕向詩吾黨無中駟誠然哉子相集序自讀之亦  
不能不恨宜諸君之未蔽意也雖然僕生平不欲浮  
譽人施之二三知己尤不宜爾即寧使子相鬱鬱地  
下柰何欲吾舌短不至鼻操筆後進謂我曹輕自標  
榜也是下試更味之如僕言子相固不得入作者室  
亦豈兩廡間物耶向在青有談藝四卷喪中理舊帙  
稍增損之不敢輕出記有采子相詩一則今錄上倘  
置集末亦見區區莫蘭之感是下遺錦綺再矣不知  
僕尚布素也篋笥之則虛足下惠幸毋及也里中好  
事人輒梓業與于鱗往復詩今致一冊能為加丹鉛  
否比苦城居局促飯不得下咽傍搆小園誅茅為容  
膝之所讀書其中扁曰離贛足下幸作一五言古體  
寫掌大薄蹠寄來可登卷耳德甫復點白簡豈真拙  
官耶當有故幸示之承擬卜居吳興僕近游焉風物  
故自可如劉司空輩皆寓公也第令太史公品之不  
若吾蘇耳所寄子與書渠近感一美疾兌化約以破  
鏡夕見訪至當授之因與商足下菟裘也新詩奉酬  
殊覺形穢初熟珍飴自愛

又

昨知是下朝取楚道而北悵然悵然松桂偃蹇從何

擲音鳥戲相擾之

所舒色乎汪中丞書來則娓娓足下不置也此君不  
減皇甫度遠能倒屣節信又一真陽令者云曾受詩  
門下走使千里而勤渠我也未幾邸吏至真陽令報  
左矣豈吾黨不利人尚爾耶世路漸夷畊釣幸不至  
失所坐卧散帙中差強作二千石第一念及泉夜輒  
痛恨生趣且齒髮漸搖動形神不親旦夕溝壑亦任  
之耳佛書大堪解縛恐足下未便愛之四絕書扇頭  
附吳志道上覽此生不知何以得此於足下子與多  
可則宜然為人恂恂長者若不為狸貉所噉保無他  
禍也子與貧為妻子輩所賜文不免出矣如何如何

李生絕不得耗聞魏順甫梓其詩宗集完可多致幾  
冊

又

前見陸吏部言足下當遷者數矣何以尚滯故事耶  
僕二月間走雲上吊子與念其宦目拙歸橐蕭條不  
忍久濶遂歸矣于鱗為作徐母志銘真淮陰搏沙手  
也然僕偏師五千亦自旗鼓足下當已見之張氏兩  
甫後先走一介視我山中助甫解作我輩語真所謂  
駸駸欲度驂騑前又有陳承耀文者博淡於自下少  
兩亦足下同年也舍弟風氣日上吾甚難為兄賴其

九州山人集卷之百十一  
好飲吾始得少休息入春忽忽酬應構一禪室坐不  
能至夜輒為酒人牽去幸具少宿力惜騰中亦不至  
出下乘語耳子與言于鱗意似欲足下且緩刻武夷  
集不知何故足下既自己長城恐亦無慮輸攻也偶  
有一佳物欲貢置足下藥籠四明沈嘉則者任俠負  
才氣文多作兩漢家言詩歌橫逸不可當似少足下  
裁剪耳渠以足下詩汪中丞文威將軍用兵武夷山  
水為閩中四絕足下一見便自能青眼亦何俟僕筌  
蹄也新刻三種附覽兄迫不能成一詩亮之亮之

又

得書知以報最東西叅承亦既勞矣乃猶能惓惓念  
愚兄弟至謂七臺山之秀出武夷上而不見錄於名  
山志欲使僕鳴其不平者今天下二華不如蛾眉衡  
嶽不如武當嵩少一培塿耳無佛處得稱尊而崑崙  
天柱以要荒棄之雖然是寧獨山而已哉足下又謂  
僕續尺牘及時人存者固不及也吾不欲吾子相寂  
寂遂立洩耳然世眼差好俗取易曉其書所以傳也  
卮言旁及非類大要有調停意然亦有見於大夏之  
拉邏不如椽室完整足下試觀退心菩薩寧能勝獨  
覺小乘哉汪中丞公卿下士目所鮮偶文筆如鋸齒

拉音推折  
邏速

足噉名乃過自挹損吾輩所愧也已為足下致深感  
矣

又

自于鱗歿與不肖家難後絕不得足下一書幽憂中  
不敢及時事至嗜除目若渴者迫欲得足下及子與  
量移耗耳乃當事諸公猶能以眉眼待足下又伯玉  
入樞廷不為文士少用也不肖自先事苟白沒齒無  
世念苦為造物者所強補官之後至今人守迫再疏  
見閣屢勉一職躑躅常調無歲不請一聞老母病報  
解印潛遁而忌者猶以出處見訾可歎可歎家居坐

增爽高也左傳  
請更請爽增者  
竭俗蠅字

目萬卷多古法書名画小祇園水竹日勝臺榭爽塏  
扁舟蠟殺五湖諸山間服除之後皆文酒日也亦何  
所藉彼正恐復忌吾處耳每念于鱗竟逝忽忽無賴  
不肖踪跡參差殆類所欠一死昨搆得渠全集合三  
十卷念其瑕璧猶足連城不忍刪去之唯書牘之類  
稍裁其無謂者足下與伯玉可草一敘即付來梓之  
毋令幽明有不竟之恨楚史固自賢王右文實伯玉  
一片心也猶慮諸君子總雜不諧蓋左氏班馬不出  
二手故耳茲因沈嘉則便附此諸懷種種筆不能悉  
自愛

又

仲夏走使數千里致奠於我太夫人又損橐中裝為不肖兄弟伏日費何足下念之詳也八絕句一排律伏奏之肝腑寸寸裂矣餘答寄懷慰古近又四章足下收南海鮫人淚滿掬盡以遺我初猶泫然淚也已盡錯落真珠矣刻成古樂府獨以元美于鱗耳乃又得足下而三然不佞傷離于鱗傷合足下亦不勝其合矣夫離者病獨覽合者病雙閱此在連城不無微類也于鱗集完刻呈覽足下試繹之此君雖以文筆尚在人唯黃間其瀾伏起東各有深意巨力未易言也今世賢士大夫能熟太史公班氏則有之不能熟戰國策攷功記韓非呂覽也以故與于鱗左其稍有可商者必欲以古語傳時事不盡合化工之妙耳然亦未易言也足下作集序須及此意乃是砭世眼膏盲至望至望前頗聞足下家有萑符之警得書知復挾祝融氏一洗而空之向語避地陽羨或於吳興結數椽寧復虞此乎然人生飲啄自有分老鐵尚在何害也貴陽一方寧足當牛刀倘以暇日盡文其山川之陋乎哉

又

再得足下貴竹書歎逝者之不復慨生存之無幾披  
寫衷素以暴幽明即無論僕與一二友生酸鼻子鱗  
有知亦自無憾地下也向梓此君集未即點檢數行  
內剗之鋒遂不顧揆人眼耳謹即去之矣新詩種  
種便似閱萬里圖經不待咏鯁隅而知為蠻府也秋  
翩凌厲遂當扶搖而上如僕者幸自在家鋤菜為人  
刺促勉再一行然所以留滯周南者政為驅之作老  
博士耳顛毛被領日磬折少年前時得其言自暎俟  
河之清人壽幾何北山蕙帳尚未寒也子與躑躅閩  
海三甫皆在田間而德甫雞骨尤憔悴唯汪司馬張  
中丞差自強耳二君推轂故人良厚能令萬里之外  
不畏天遠賢器比冀當獲僦兒子風氣小上三試忝  
首然不敢過有望也起家後行稿附塵清覽不一

又

初從南陽道中聞兄以前臈二十六日抵任凡兩作  
書附大梁人去昨見賀歲者至云兄尚在錦里當以  
新正二十六日抵任抑何濡滯也當使夾池翠竹晚  
失葱蒨夷門白首老不待年足下耽南楚之游毋乃  
孤中州之望乎今日從朝天回杜門無事因得遣候  
兄信記孔文舉與曹公書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

始滿融又過二今兄過二而僕始滿文舉復歎歲月之不居吾家逸少悵前路之轉迫安能縮地於梁楚間作一聚首耶聞子與重刻于鱗集閩中有所剛削僕可藉手以舒足下色矣不腆廩既之餘供門下二醉幸賜炤納扇頭詩見鄙懷或可希璠瑤一一報也

又

郵吏歸得足下書及志喜四詩足下念我固當不憂人謂皮裏無陽秋耶所喻為駘馬驅逐中州風物佳甚不然者即不以三公易矣僕以是月望後一日登太和絕頂其宏艷雄秀目所稀有昔人謂峨眉為震

日第一山此恐不甘第二也胸中差我磊塊非乏下敢輕出與之角稍在嘖作嘖聲已為罡風吹墮天外矣助甫約同遊而不果聞當至郟却有大慰心事渠已有副命非方君貽數行見示謂即欲真補且又欲破格處歐楨伯塵埃中乃有此有心人作如此不俗事真令人賞歎深斷斷伯玉無復更冠蓋長安理書來謂且以省覲行更自無跡僕車已生耳當遂乞骸不然又作一伯玉也縱歸亦豈能壁完意不欲右文之代再見此事爾

張助甫

不佞自以遠方待罪之吏不敢文深其辭以干用事者乃辱不鄙而賜之書出遷入固澆洋累百干言中間所以獎與不佞非不佞所當固足下自道也數坐白事上省得從于鱗田間酒語便推足下垂天之翼真可以搏九萬而息天池不欲足下區區為時聞人而已不佞少竊父兄餘波汗版藉賴天之靈不令入從中秘諸先生游而以游于鱗故並盛年壯氣却黜人間之好相與剗琢其辭以為亡論身後名即人生舍死亡足娛者而又賴天之靈不遂懵昧自六經而下於文則知有左氏司馬遷於騷則知有屈宋賦則

知有司馬相如楊雄張衡於詩古則知有枚乘蘇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謝樂府則知有漢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雜曲佳者近體則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寧四五家蓋日夜冥心焉鉛槧之士側目誰何獨于鱗不以為怪時有酬唱期於神賞已耳不謂二三友生復取其糠粃而簸揚之凡不佞所間口於薦紳大夫者皆不得已汎應之語所謂糠粃也然未一二芬旨於口固八九枳棘於目矣假令不佞盡出其藏寧有不掩耳却武者哉今世所稱說為文如某某而貴如某某而傳者此其效甚著胡於足下無當也是



下鼎歲入政府衣袖襟帶足以旁映遠近今足下舍此而就彼甚易且貴傳也足下胡無當也夫荆山之壁連十五城而不易然三入玉工手而不悟此非獨壁難也知壁者難足下深於壁者矣不佞無恐矣二三友生彬彬一時宗卿神韻適上微少檢質徐子寡所自造然締構合作必使輕重宮商出入象意語無偏重機不驟發覺明卿小優耳以足下所急畧為舉之別草歌行一章刀筆長物不復深致覆瓿可也藻鏡多燕葩奇日新佇希鴻章以慰駒谷即寢飯戈戟不以勞苦吏民受事粗有效不以愉憚為字一介在宙一息非文章哉何用自寬勉旃足下

又

某嚮者不量輒妄有所投贈退恒自愧悔踈賤之無當也而迺辱走使累帑月糧相問訊敲槭之刻僚吏改容僮妾色飛以遠方賤吏何所得貴人若此乃某竊沾沾自喜不以足下進不佞故喜吾黨有足下也嶺南梁公實恨失之太早但汗血今公實不死矣足下詞筆驚鷲良驥擊空躡景獨得人間一種雄快下上子相時扼其吭何所假不佞哉又足下須某全

而音作荅切周之遍

卷之五十一

集及批點史記古樂府史記固一二漁獵焉然鄙不  
能日頰首而效丹鉛之力。須後命足下語不及左氏  
者豈少之耶。其叙事若真宰之琢萬形亡不極意窮  
巧字字珠玉也。世人掇拾其餘瀝可厭耳不佞昔稱  
使者治獄燕趙間而燕中要人脩睚眦迫急謂旦夕  
不死且竄也。以故檢西曹時賦樂府四五言古選近  
體諸大小雜文總得三十四卷。比於嗚嗚之歌。即不  
以施名山而覆瓿其之大要用自媮耳。豈敢以辱長  
者亡已有所擬古樂府。然獨江南諸調頗足抗衡。間  
做魏晉十合二三於漢徃徃離去不似也。于鱗節奏  
上下督師之按樂亡弗諧者其自得微少。優孟之為  
孫叔敖。不如其自為優孟也。某近稍稍因新事創名  
度以古曲于鱗見之更喜心奪耳。今輒徃舊著擬樂  
府及僭批古樂府。足下試觀之。青州以後者當再上  
也。嘗與于鱗言子建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  
漢樂府之變自子建始。李杜才高於六朝諸君子。然  
六朝樂府之變自李杜始。足下行當信之。慎無為俗  
客言也。十二篇篇各有致。又陟健舉不佞八章。僅中  
下駟耳。中多微詞。千萬強闕。世情雙側目。足下知言  
哉。其他鬱滯欲吐而閑。安能縮地與足下轟飲大噉

一傾倒也。春朝倘以劾去，幸為太山東海歌送我子，與俄當受計都下一善遇之。

又

前時荒迷中，僅一拜尺牘長歌之贈，得附承起居嗣。後見邸報，知足下復為用事者齟齬，有廣平之除，溺人必咲竊有問也。何足下不善宦至此耶？徐汝寧頗能言上蔡東家致，此子亦竟謫矣。僅一明卿碩果，猶三折肱，令人短氣不佞，自奉諱來，忽忽公除，又且逾歲，雖未脫麗素，強顏為人。春時課僮丁理耕釣之業，及日上賦踐更遊微，不求免與世無涉足，養狂態，獨宿障未除，時問筆硯指腕，荆棘偶披，佛書易若有悟。然而七情損腐，無復根器，思一游目，則外慙路人間，及養生則內痛逝者，展轉偏側，愈鮮生趣，嗟乎！故人不小念我，鱗羽飛沈，湖山閒如遷客歸氓，唯阿能幾，幸不吝响沫，使我渴思如醴，勉旃勉旒，揚大名，故在東省，自云與足下有連時，相依存，今當比壤，聊爾附問扇頭六絕，多恣恣之致，可俯賜酬，又新刻二冊，乃吳中好事所為，非鄙人托寄足下，姑置案頭，杯酒間時一開卷，如見吾與李生耳。

又

昨春有大名楊倅者云與足下文字交又官比壤因  
作一書及扇頭六絕句奉寄竟尔杳然豈此君能作  
洪喬浮沈耶若足下故當不忘綈袍故人也知足下  
近量移楚楚多佳山水新詩想復燁燁入神境無由  
令我見之邇來鼎革一新某生啟事藥物殆盡然多  
采似龍爾詳步雅語及姓名二字便得要官此曹厭  
薄文士以為無尺寸用固宜未能拔足下驪黃之外  
然足下亦無少為所動耶僕負大憊天地間分與世  
長左藏書萬卷金石墨蹟稱足作蠹魚其間足了此  
生矣不當復通姓名貴人前獨念足下慷慨悲歌燕  
市時問何可忘也惡詩一并新刻請教向書及詩稿  
錄上清塵濁水攀望無由勉旃自愛

又

居恒恠足下書不易得得則肝膽殆盡矣中間憐及  
家難令人神傷不復能讀叙遷狀便如賈長沙元通  
州在眼黯然短氣復尋有陽侯之難河伯差長者不  
至助世人為雷耳八章哭奏先几宰木如和白日晝  
匿清霜春零令屈宋屈體為之亦未過是何足下之  
善於楚也新篇字字超越大離魔境見父真難弟所  
不足於兄者深穩耳十年來吾黨外不復見此語柄

物者安能不相忘耶。僕自除服後，得詩可四百首，文可四十篇，聊以送日而已。足下云：秋杪欲自劾，操扁舟訪我，茲事非身可決。倘得遷越中，或可便道相訪。或令見父來，相與小揚，乞千古事於吾頤足矣。足下在楚，明卿在閩，肖甫在滇，僅無恙然，何嘗不傷。矰繳也，閒來思之作一大嘆，又恐為天公所恠。荅足下詩氣拂鬱，不能佳。荅見父，差具少致耳。新刻三種，推案後可佐酒，謹餘非中書君所能盡。唯強飯自愛而已。

又

昨臺力還，因附手啟，并詩為謝。計當徹尊覽矣。傳足下已參徽省，野人久不見，除日無從核之，以資歷聲。實亦當爾。尊吏部公萬福。賢季詩力駸駸，逼人當於有意無意間，着一砒耳。僕自為天地長物，身名委擲，無一可道。唯於永日酷暑，稱病謝客，云藉為糗。翰墨當酒時，自酣飽，亡關應酬，裸袒不衫，衫亦不汗。倦即就席醒，便起坐。若使等埃榮於軒冕，較銖樂於案牘，輾然之際，差有微長耳。僕所談藝足下亦時一游目否。今世不識丁人，開口高談性命慧能，滔滔理解，自是夙生緣力，豈有一語之際，而便都了耶。恐兄下或樂聞其說，聊以相為。吳生便附起居，所須岳陽鱖

鯉黃陂子鵝二鮓食指久動矣足下何以荅我

又

不佞茲遂覲顏而出其非人哉以足下汝穎間月旦當不知置我何所也然不佞麋鹿之跡分不獲老長林豐草間凡再上疏三上書書辭淡淡至淚為瀦矣而造物者不見寬愈益迫之又以跣弛不能問家人產為老母誚幾至無所容面乃強起耳此地極堪藏拙倘以舊資故得東南一地計小染指即拂衣矣縣官廩不易食坐食之腹漲懣欲微有以稱塞者足下幸扣囊底智教我吳郎得高州去矣子與方作選人

足下避言堅卧不出大丈夫故宜尔然消息有時恐朝夕上食太公所更不憚僕此言太類李少卿循髮而勸蘇中郎不滿有心人一咲然願足下更思之今世名豪士太天骫骳不利時則講學骫骳不得志則談禪要非得已然差有人我之辨願足下為彼不為此也僕走謁臺者九百里還受策按行諸山險又千三百里時時得新語乃不甚作勞今錄似一咲二尊人萬福賢弟風氣益竒進時因北風參差鳳翰為望不腆出機杼及薄祿之餘幸毋辭卻也

又

昨抵武昌擬走一介以候門下起居且報命駕之辱而作吏者日從事車馬案牘間亡論勿勿筆札也即寢溲亦僅計晷耳生平厭明經業一行入棘罰作老博士弟子吾伊者五日而錄入我手十之八不過供人一粲而已弟本不能出而迫於一二當事者謬為知已語相強漫爾染指遂成觸藩此間中丞御史頗亦垂國士之矚然司體凌替度非一木所支老子婆娑豈戀戀五斗哉不能作深源去梯歎子南樵林恨為少年擲揄也計足下久已禪服昨所報書皆肝膈而稍不能忘情於群小大抵吾曹動止與世人眼耳齒吻自有緣不足較也昨足下來而見父遂不及一札豈有所恨耶茲附錄往并李子書為我致之王君載風流盛年握手之後一夕而逝僕近來齒墮不休衰相現矣以故迫欲為歸計非漫浪也五鼓起作此欲得一致語不能可咲可咲足下幸尚壯勉旃自愛

又

不腆問訊不足以報嵇駕十一也而何至塵使者楚錄老博士吾伊語耳而足下阿所好至津津不容口當為少年窺也新詩四律是勃律河中羊脂玉精采刺眼更得昆吾琢之便足償十五城弟報二章乃是

水蒼珮縱爾精絕價故不足論也間與趙中丞語至足下輒嘖嘖以為毋論足下文雄舉一代其居官敏斷即古雋曼倩張子高何以過其決策成敗培疑難昭然龜鑑也世欲行千里而舍驂騑策蹇乘此何說也今天下能急才者獨汪司馬伯玉次即中丞而子真肖甫為四耳吾欲得足下於伯玉姑待之嶺右之除以入計迫故尋聞且有後命僕生平受其言負不敢以為然第歸尋高陽社中侶了此殘臘也

又

但兄赴部不必認題太大望人太難只如儕輩無毀譽者唯稍加平易自成坦途過於裁抑又為人所窺子真亦須此月抵家已移夷陵訪報矣崔嵬之夢此是兄生平見與精神遺之若俟此期則扶搖無日矣弟擬以望前登嶽欲取月色得示當移望後一日若陪從群公則力辭之已辦白袷行滕接羅為山叟裝無慮也此間真僻寂日開門如升堂法師却無問法者閉門即不如退院僧有弟子參承耳兄但來於文苑內豎一指便得不二法門矣書中故舊俱不足言今世人從世情生又在世法中長養不能脫世態故恒也弟校集凡賦詩文說部將百三十萬言得百七



十餘卷異時更得玄晏一序便足忘死矣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三十四首

許殿卿

世貞不能即死以累故人。訖然在疚而念存之至。損  
機杼之貺。何以為報。襄事畢。知當稍抑性。輔以菜果。  
于鱗一篇。足先公不朽矣。此子杜門如昨。非足下時  
相詣。不遂木石耶。老親在錮。雖終風小息。曠霽未消。  
僕間五日。一入侍。餘時非塗炭貴門。則偃蹇斗室耳。

間取平生篇什一二讀之。差自吐氣不至作宗子相  
身後耳。四絕句騷辨之餘音。令南冠人讀之。那復堪  
冬事定當勉和上。泗促書甚迫。草草不次亮之。

又

病中辱損書及前後刻海右倡和集。讀之未嘗不爽  
然若失也。古人重感恩而薄知己。乃于鱗與足下兼  
之矣。夷門長裾無恙。鮑山白雪移置梁園中。故應當  
寵王前席。猶記疇曩歷田酒。態于鱗岩岩作白眼出。  
嗣宗上僕亦頽然。庶幾叔夜獨足下落穆似山巨源。  
今果貴耳。僕自五月即病。病至八月小愈。為陽羨之  
游。歸復大病。病至今未已。疾瘳徧頭面。間亦欲效昔  
人息黔補劓。有所論撰。心腹怦怦怔怔。不可置思。且  
惧更為造物者所嫉。自己耳。吳中好事者為僕刻陽  
羨諸游稿。并所輯徐汝思詩。附覽詩扇一握。画一幀。  
奉佐清燕之賞。餘不多具。

又

與足下不相聞者兩歲矣。數傳足下不良於行。甚憂  
之。乃從廣陵會潘子寬。轉運龔勛司訓云。足下自厭  
囂卧湖上。以城府故。數稱病耳。飲啗不復異疇。曩甚  
慰甚。慰想時時從殷相公作布衣飲也。僕有此除。乃

當事者以雕虫拔我念時清恐負知己染指一出家  
園山水風物事事帶人行年五十刺促不已欲何為  
耶于鱗沒遂四改歲墓草已宿言之腐心茲行深擬  
枉道一奠因得奉足下及殷相公杖履而簡書頗迫  
事體有極揆眼耳者強自抑耳茲走信歸于鱗梓其  
家致束芻之奠并相聞足下異日解綬乘欵段而南  
不妨白雲樓信宿也扇頭拙語近游戲禪公於兩椀  
並圓遂走筆一報誨何如舟次不多及善飯自愛

又

得手教滿紙及扇頭諸作讀之恍如玉室金庭人對  
坐也轉令人憶于鱗耳詩思乃尔佳想健在坐起能  
自力為慰僕忽忽不自意有鄭襄之役臺秩峻加乃  
造物者憫我弟與家弟不免乖隔交游滿眼一切散  
去以此悵悵耳子與明卿同日推遷差足吐氣玉潤  
遂未及接談咲湏一叩乃行也少保相公煩為致聲  
至德州當遣信相候不一

黎惟敬

念與足下傾蓋招提時也即分手係之人生卒卒若  
此賢弟遂射策為郎奉使矣然足下第五之名竟何  
減驃騎也僕輶車所經漁陽令支上客諸邊地南盡

燕涉趙魏之墟邢大夫十日轟飲被髮狂歌覺太行  
群峰黯然矣青州左滄海右岱宗山川莽蒼故是奇  
地雖戎莽縱橫尚不廢吾嘯歌也足下來歲偕計吏  
而北可以其間訪我有一段人間事欲與足下商之  
公實子比何似足下為我問其家人以報每士大夫  
吏粵者未嘗不諄諄語公實也然世情誰解者悵然  
悵然

用晦

不佞自遣家難歸於當世賢豪不復能數數而友人  
余德甫書來則亟稱君侯賢私心竊甚慕之及為先  
子伏闕上書陳寃賴天之靈與諸公之力得請抵家  
則君侯之書幣與所致三詩在長跼誦之清風穆如  
乃昔人所謂千里神交應未欺我字字挾風霜君侯  
家故事不佞何敢奸之下走雄飛語工氣壯磊落千  
古至所謂依然一水未嘗不色沮自失也不佞既倦  
游頗懷敬微一室之戀而君侯復竚竚宗正諸條竟  
乖尚平之托恐握手遂無復日柰何不佞每讀陳王  
求自試通親三奏及黃初諸令良悲其窮乃子桓所  
稱文章不朽盛事經國大業則不知季之所得孰與  
仲多區區富貴若飄風驚電君侯與不佞共勉之耳

此意煩示德甫徐憲使人去迫有近稿不暇錄呈扇  
詩極倉卒為懷笥之玷麾擲可也

又

顯使來致所為先君奠章輓歌時僕勉襄大事稍畢  
還越而除書至獲以便道歸即奏之松栢間哀飈颭  
然而勁乎乃霜霰簌簌下矣外賢兄所示秘事三帙  
向者雖得其說而不詳今益了了腐心之痛千古不  
朽又辱賢兄為記表之此何異朱勃白新息侯書感  
恩地下矣德甫向足下酬徃差不落窠新詩爽朗矯  
健德甫雖老將覺時時三舍吳士致二君子意欲僕  
序芙蓉社吟稿揮冗強為命筆併見委諸題一一完  
訖獨近來甚懶臨池不免傷繭耳損餉杯四種種有  
致而陶羽宣魚尤精絕方浮沈高陽社中得此便是  
華胥乘馱快不可言僕官興索莫已上書乞骸其詳  
具德甫書中不復贅春寒時襲人珍飯自愛

又

得足下所損書及詩讀之令人感結胸臆涕泫泫下  
也先太夫人拜生芻之貺則不肖心殫已且銘之矣  
不肖所謂兩臺投効者計必果請矣而不獲請南林  
白簡必行矣而不竟行造物者豈故周邵我耶嗟嗟

夫亦安能再辱也。足下期欲以新正謁太嶽，况我  
軻長江中，履齒徧吳諸山，而後訪我，壯則壯矣，不至  
困宗正條以為長者憂否。縱魚服自匿，紫氣能不東  
行也。小祇園水竹日益成趣，所增置丘島樓觀臺榭  
水木芙蓉之屬，似非復人間境，亦欲得奇士見，枉不  
為辱耳。寄來近稿，俊逸朗爽，老手斲輪，宛然吳郡濟  
南堂室也。始濟南報德甫書以大江以西一人者，計  
其時未有用晦也。濟南在當不復作此語耳。鄙人乃  
有云七言近體不易撰，然近則近之，五言古易藏拙，  
然愈近愈遠，謹以獻足下，為搜勃之用，損餉細絨珍  
於復陶茶甌沈水香，皆是高齋精品。一一領訖，所委  
四扇一長箋四紙，皆勉爾塞白。臨池之技，寔不如我  
家弟也。吳士奄忽，藁葬異鄉，少婦行去，惟矣。可歎可  
歎。

又

向諭子長壯游之興，固奇之，然亦疑之。君家宗侯意  
亦尔，知不成行矣。不唯小祇園泉石神沮，吳下諸名  
勝，在在自失。中山東阿之歎，千載若新。武昌朱邸已  
閉，德甫當遂高枕。向所云其人雖長者，安能於格外  
待國士耶。

又

二陸歸得手教累帋又拜雅贖因得聞龍沙公萬福  
足下吟思日益勝不肖群從中表小有意者皆入佳  
句中一何幸也二生萬里干謁為毛知客所窘非足  
下當立稿矣僕比游洞庭兩山間覽太湖之勝歸坐  
小祇園覺天池槍榆各自有趣以此知南華生非欺  
我者恨不令足下共之耳元春画笔驟入妙欲令一  
探南中山水歸拈伯虎徵仲兩瓣香足下試窺一斑  
可也餘情具德甫書茲不復贅

又

豫章寄書郵素能浮沈獨足下歲再遣使易若比  
鄰友誼若此真令人歎羨深楚憲之補似欲鷄肋  
我於試事腰帶已減握日令磬折少年前良可嘆也  
不獲已少出答其意歸計決矣自春入夏無頃刻暇  
見騏三試忝首文氣駸駸步武乃公差足快心足下  
寄來新詩調甚高而意旨少散緩文通不應才拙當  
由應酬苦耳新開府凌君於足下文厚或能拂拭德  
甫舊人守文那能於意外行事耶對客匆匆作報不

又

昨有數行及途中雜詩附候吏去計當已徹覽矣今年楚役實以棘事強我而不為我腰腹面孔計錄中前後序易義論表五策皆取辦一時拈筆作老博士不休使相如毫腐何以應之所取兩三楚名士小用作適第得鄉里書交舊時自零落且驗衰相漸現倘得稍量移即緣此歸卧耳德甫復爾抱影司空見慣不辦格外行事新中丞或稍強人意茲因便往錄塵覽幸賜指教不一

穆敬甫

不肖孤始聞執事於朱司空也蓋色飛馬以為羊角

晏平在下風矣既復得侍顏色於東明則又憮然心折也已又心自喜曰社稷廢幾一日之賴維執事與東泉公乎居憂間邸報絡繹至而執事郎禮部已丞尚璽已復郎天官矣則又津津為天下喜也乃不知殿幽之典區區所不齒於南林而不遂骨省院者賴執事力也有來自宰公所曰執事指天日以明不肖它二相所來者亦如之執事豈以一日之愛為不肖報耶抑亦以不肖尚庶幾可備襪線之用耶而不知其精已銷亡矣雖然國家以此名抑天下之不職者而執事不欲使不肖有此名其用情抑何厚也不

韓昭琴棋各圖  
波狎本名昭云韓  
伎藝如折構說元  
一節  
穉穉同衣架



肖縱老丘壟間其出入日相指曰是夫也猶夫能自  
罷者也則何敢一食息忘執事語云無德不讎不肖  
之灰冷矣何所用其讐雖然竊有請也聞天子虛  
已待某公某公虛已以待執事夫論道之官兼任統  
均宅揆以來獨周公耳亦思所以周公其人乎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焉社稷為悅八荒為度所以仰  
咨天意者庶幾哉要之相才亦易得耳李太尉桑趙  
二中令可鑒也計惟執事能以此言進故敢布其區  
區秋氣漸深唯為道為天下自愛

又

春時小僮歸辱報書累帙具悉公所以去國之故且  
惓惓於孤有餘愛焉自昨歲見邸報公入考功躍然  
以喜也而與家弟語未嘗不彈指歎念公之不能久  
也夫推轂賢士長者好盡忠於所恩推心置人腹悵  
廓自信而不疑此四者明世之所宜而達士大夫之  
所喜而今非其人與時也公於數者類有之且不勝  
頌治之急而驟以古道望人宜其爾也乃冥鴻逸跡  
超然物表瞬乎不緇淵蟄觀化時行則行庶幾萬夫  
之望矣至公之不及終愛孤乃所以深愛孤也孤生  
平之實行奇節萬不足以望公之一而不幸用薄技

有海內名夫名者，兼知與忌而有之。公試觀世之知我孰與忌我者多也。知我而譽我者，十能勝夫；忌我而毀我者，一否孤故，籌之矣。出不過增人齒，類腥耳。頑體粗，自支吾，第書畫癖益甚，遇一佳者，不惜解衣。小祇園奉藏經，舊饒水竹，邇得鄉間一殘山，欲移之。山師見誤，增置無已，橐為枵，然真一愚公也。然令公聞之，恐懔然神飛我泉石間矣。時事多奇，與公嚮示靡不讐造物者，固號稱脩恩，然自其一二恩怨外，豈無欲為社稷進賢退不肖心，而所怨之人相援，其近似者，俾自疑而長引所恩之人退，而各脩其恩怨。恩日以蔓而怨日以深，今舊德解體，新進競用，國事固不知其底止也。偶為公一及之，尋捫舌矣。蔡使君行聊附此，此君待我厚，棹楔雖力辭之，然未嘗不感其意也。扇頭四詩，聊見仰止。

與石拱辰

春間蔣令自貴地來，拜手教之，貺興感念存。所云葉公之似，時亦微聞之。旋為物色，則它性久矣。且跡故不及下邑也。蔡使君來，復得承起居之詳。公方林居內觀，動靜天則，不以區區人爵嬰念。弟海內東山之望鬱而未伸，居周公之地者，能一日安乎。某不獲自

白 齷齪急使局匯

固匹夫之節。畫蛇此出。昨歲聞老母病報。解綬遄返。而罪戾深重。一念未孚。竟抱終天之痛。雖白簡飾畫。不無過情。然誨我至矣。造物者固憐而見容此身。已付之鹿豕間矣。少春兄入衡地。搢紳吐色。不才昨謗勞為辯靈。至指天畫地。毋乃以我為死骨耶。齷齪無能報知己。柰何。部君矯矯。差強人意。嘗受約束。不敢以私請也。見間希道意。

又

蔡使君人歸。拜手教帛。既及扇頭之作。甚慰懸佇。少春丈已歸。與公耦耕對讀。時復觴咲。下上千古。郝君不百里而近。行窩乘輿。在步武間。真是樂而忘世。第令輦上君子坐失。三賢為何等時耳。不肖近益治小祇園。不減白香山履道池上。它日抱甕其間。不失作老圃。斥置金石古文。近萬卷。咀咏之餘。不失作老蠹。魚園有佛經一藏。力欲趣闡之。而逃焉。不失作老衲。子足矣。足矣。所恨者。江左多文士。軟美交。不得公輩偉人。開我三徑耳。公向托為穆太公壽序。匆匆未果。幸以其履歷來。新正禫除後。首試筆也。

又

始兵使所遣人回。得報書已。又從鄉人所得燕中書。

存大也

謝尺之

蓋前後皆肝腑也。至別帝見喻出處之故。於我心有  
戚戚焉。門下神龍威鳳也。不受羈笈。翱翔千仞。故非  
淺陋所可窺。必欲自引。以報知己。則亦未盡當也。籍  
令門下異日入而裨贊。謨猷出而扞圉社稷。即不至  
作殷淵源。其在二君子。退猶進也。戰國策所云。智深  
而勇沈。智不深則露。勇不沈則缺。符卿散地。或留或  
往。皆門下養大勇時也。不佞甫禪服。餘疾在衷。乃聞  
有齒及者。蓋以雕虫之末。鷄肋我於無競地耳。唯門  
下有以教之。扇頭新詠。匪惟夙吐。且見雅調。屬有俗  
冗。不及詳統。祈照亮。

母苦桂玉否以足下藝能宜亡所不合政當於項領  
間柔之耳

與歐楨伯

別足下之二日而梁彥國至又數日而出會知足下  
曾過此為之懊歎累日居無何此君謫命亦下矣渠  
新作翩翩雖不能如足下大力似未減惟敬許大北  
京一冷曹不能容操觚士良可歎也計足下歸治喪  
畧畢異時游吳之筭定否太湖田亦不薄差足君伏  
臘也小祇園成矣坐卧三十年退筆成冢敗甕作丘  
亦何所負王生政恐造物妬我一壑耳近緒忽忽僅

成贈答彥國二詩可取看也秋暑漸蠲節惟自愛

又

昨梁彥國行附一書為候不意此兄接浙遂爾空返  
足下萬里奔喪衝冒霧露冀天祚純孝久已抵家獲  
躬敦葬事徵考淑懿垂之金石有子如此太夫人可  
瞑矣嚮所云買田吳中事如何臯橋之傍碩復得一  
寓公與貴鄉人伯鸞嗣美毋濡滯也暇日覽近集真  
詞場鉅麗不復操粵音矣不肖忽忽大祥始買一舟  
汎太湖登洞庭兩峰與靈威丈人聞石室中省黃綺  
遺跡令人飄飄有遺世意歸擬杜門作倒挂鳥而為  
遠客如思伯輩所撓香未及竟吐遠近徵文人如責  
博進何以堪之思伯故自佳畫復奇長里中生如張  
元春為渠將去恐嶺南人驟增梁氏價也對客草草  
不悉劇寒計南土稍緩強粥自愛

與張羽玉

虎丘之餞盡郡中諸名勝而府公屈行而信布衣之  
交便是千古奇勝惜僕非其人耳舟中小間讀新詩  
語語擊節藍田嘉州入室而才情恒有餘小引叙致  
拙宦宛曲已堪酸鼻不知安仁越石見之當何如耳  
僕生平交游淪落行盡晚乃得公私心慰賞中夜獨

笑度公亦當然否也二詩極宜佳而為公私冗沓若  
春困囈語可恨可恨所委俟前途小間當命觚恐亦  
不免小巫之索種種之情容於燕市傾倒不一

袁魯望

履善乘盛誇足下同泛石湖之楫分韻角險當時頗  
亦一念王生否濁醪對榻曾未及期便若九秋之隔  
中間耳目新詭變故百出宛然是堪半冊史記也僕  
一懶措大耳造物者何意故以案牘應酬困之若比  
立操屠刀靜女習倚門知者憐其非素不知者笑其  
非似袁仲足下湖山無恙耕釣粗給涵濡六藝之場

詭音癸異也

夷猶亡是非之鄉此樂何限履善別致迪功五集云  
出足下家梓人僕向讀其詩謂如六翮搏風三危吸  
露快爽種種不可名狀此集殊多下乘惡趣大抵六  
朝時沿晚唐以此標飾迪功如出狐白之裘而益羊  
鞞也昔人得魏收文輒投水曰吾為魏公藏拙此非  
真愛魏公人也以為不愛魏公不可足下果徐氏忠  
臣宜急謝剗剗留迪功前集名世之語豈在多哉僕  
欲與迪功結地下之知期足下不朽之業其幸垂照

又

過吳閭得足下捷報喜劇不能言唯與家弟盤舞稱

快事快事至夜分而已世路清夷勉旃自愛公車射  
策當無出仲舒右第二十年行秘書入木天恐鮮奇  
冊可讀者又蟠螭桃花色野人獨享無緣分奉以此  
二事為小恨耳舍姪亦遂附驥尾哀宗邁此畊釣之  
業度不至失所矣熙甫名士落魄見收何世之饒伯  
樂也華存叔所附此昏并惡詩扇頭見憶後不免破  
例時時作長安書柰何餘容嗣悉

又

歲杪承手教累紙惓惓之懷愧焉若面清曹多暇望  
實元血進為故人光重北歸者傳二三大老意三設良

厯以故與老母計之強舍弟一行答其意既而自悔  
其愛弟不若愛身之甚也得邸報大事已可見吾黨  
好立名過於激發遂開殆辱之端南牙北司勢若水  
火當事者勉強調停智力俱困伏戎之莽伺間竊發  
其禍不但熙豐而已也區區此身幸猶在樊籠外兩  
園花事日新佐以醇酒坐卧萬卷中作老蠹魚大堪  
送日齋中一扁曰半完此言非兄不敢以道也先君  
鄉賢事已得請於兩臺矣想學院亦無阻拜兄之惠  
得列於俎豆間可藉手以見地下輓章猶望留神春  
氣嚮和強飯自愛



周叔夜

過清源值執事病謝客然強起為我握麈尾下榻忘  
是情何可言諸篇妙者可錯置班史中僕雖效丹鉛  
無當竅政恐足下發於機反自不解所以耳少保相  
公偶以燕接口執事不置然非私其鄉人也平度尸  
而祝之固當水衡一曹事胡赫赫耶固知功名損治  
郡非奇人矣已別足下以冬初赴官訊謀滿案都不  
了了此狂書生效也足下勉僕以少陵孟堅甚荷援  
引僕自授管竊有志焉然微為近之漸覺不類此可  
與知者道也至謂僕書可習蘇黃乃誤矣迨立之年  
數影不足安能向研池傍逐小兒輩塗雅假僕少窺  
進一步令千載後惡札揮映亦奚讓吾家右軍大令  
也見方君希致聲與執事聚首風塵中差足樂于鱗  
請郡索居更曠曠方散客燒燭醉書欹斜且未竟所  
吐尚容嗣申

又

楚中莽曠饒山水足下弭節三湘放奏九辨令郢雪  
益輝巫雨流潤不大奇快也吾家太夫人來吾扶病  
移居書室如斗大閒寂可人病不能就足下語可見  
就不

弭音米止又音弥  
偃其弭則弛弓矣  
借为弭解字

垂死後別吾兄不意復得握符節稱使者長安中風  
清洶洶一葉下上分魚腹矣又不意不即禦魑魅而  
稱東藩之臣也念吾與兄隸事揚扈風雅慷慨世故  
無足難者獨兄出入為循吏所至有神明稱而弟齷  
齷刀筆間蓬垢而涉妬女之津不免風雨良可歎也  
昨步理橐中裝得後先醜作詩賦雜文得三十卷稍  
加刪定以供後來覆瓿耳非兄骨肉垂念不敢以聞  
李東昌昨得一書卷恨弟詩語譏其政績可發一大  
笑也遇不解人無復柰何須兄小與釋之不一

袁履善

足下皇華之暇登太山望溟渤攬轡鳧繹之墟追吊  
往勝錄成詩章惠而教我珍重珍重足下舍我去朝  
夕索馬延頸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無由飛越兄以  
朗博之素際茲大觀心目更拓齊物俯世弟何敢窺  
其埃哉計使事畢當得取便歸省柳湖魚鳥不驚春  
舫林泉秘人逍遙相羊身漸自遠弟近亦有于鱗可  
兒也快不令足下共之象玄遂得留自是君身有仙  
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一笑

拓音拓手承物之  
又推之行開之

柳音柳

又

猊乙類切一獸  
名似羆虎爪食  
人迅走

足下書寓上事人也則叙契濶陳喪亂宛然握手矣  
足下謂從賊中來餽粥都廢仕路刺促荆棘眼底至  
喻於蟹蚌醯鷄亦大悲哉雖然此寧獨足下也某風  
雨之棖再辱賊手被髮燕市中復失貴人色兢兢虎  
視故有槐簡不敢棄之候作逐客用耳間一攬鏡鬢  
髮驟改契瑜縱橫黔首失素秦晉之間嶽徙地拆但  
恐一旦不待無以寄吾區區日夜仰面看屋梁未給  
也吳明卿曾一寄吾詩古來薄命婦不肯悔蛾眉中  
讀之滋爾涕淚也足下母以時薄而自矜東長安中  
縱之僕與李于鱗寧下有魚氏纍育老公腐令之屬  
固足下几席間乎勉旃自愛風塵之際毋深談勗之  
而已

又

從郵中得報書讀之移刻乃盡足下尺牘無孫孔璋  
至於叙致時態評隲文體宛然如覲足下畏長安塵  
汚人耶即一旦奉除書腰膂亦奚復可堪耳僕所以  
旦夜劇刻不休者欲於身後結一段緣不敢持此傳  
人間快意事足下為我不平良厚古所稱知己未也  
楊祠部峻脩時出故不作僕駭聞有家變不識果否  
止酒選友肆字箴也遂當粘置屋壁間以充韋弦之

佩高士贊效顰俞生便不能當足下意然自質勝也  
試再覽之所須漢書從別致上

又

與足下別且十二載不意復得握手鬚鬢盡改銀艾  
如故足下落落穆穆意甚安之然世當有執其咎者  
重以栓醴之奠施於先几足下泫然使僕肝腑中裂  
不能措謝高飲三日蕭關暝步風馭倏忽有無間意  
悵然不自得久之即擬飛單舸一叩首堂下而意殊  
有所避次且躑躅遷期改途今竟不得東矣足下念  
我於形跡之外可也茲謹走一介致不腆之幣薄有  
肴核佐二尊人歡其付之記室足下以何日北上僕  
雖欲尚能操壺酒豚蹄百里之外世路漸夷努力自  
愛僕幽灰在谷無所受暖足下勿憐存之而已餘情  
寄扇頭時冀揮握以表區區

楊祠部

再寄書執事并陋作見情竟忽然不報豈京師人類  
爾耶出沒獄吏間如苦海每念欲得張華陸倕之流  
與下上今古則益恨曩時不旦夕執事向教索廖宰  
誌可兩日後得也某秋杪了役欲來春以微罪行豐  
草長林無復羈笈矣弟江南無尺寸地着雙屐柰何

奈何

又

每一上牘人回輒得兄教念我良至又時時動拂衣  
興春卿署中持酒杯課花鳥耳亦足薄兄宦情耶某  
不曉事書生耳鉛塹之業雖杳鑿時態心愈好之案  
牘作苦偷息吟咏昨理髮得三十莖許白者悵然久  
之有盡之年更可授他人手磨弄耶三輔獄畢傳歸  
從漁陽旁小邑就山僧乞藏經讀一遍足矣不復理  
向時眉眼見貴人也勉旃醇酎足暢毋多談

龔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二

